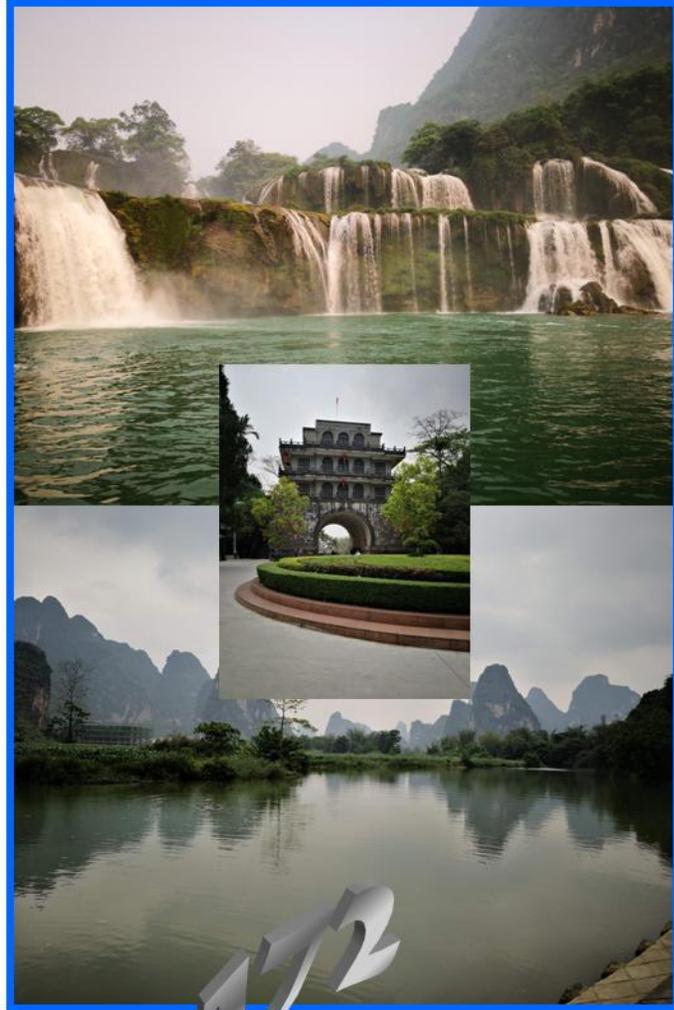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九年六月第一百七十二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2019



●散文詩專頁

●國際華文微詩群同題詩花開的聲音



No.172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葉維廉	Super Moon 六首	3
林煥彰	心中的雨 二首	4
仲秋	孤獨老、孤獨死	4
于中	星星	4
向明	忘了、多元	5
徐夢陽	蟑螂	5
唐德亮	原罪、血源	5
李斐	醬缸詩：盜、像	5
馮晏	基因錯覺與《湮滅》	6
一枚	你過期了嗎	6
圖雅	雨 三首	6
楊于軍	去、懷念	7
岸賢	6月4日	7
姜利威	鄉村夏日	7
葦鳴	明天 二首	8
彭國全	女人，水做的	8
魏鵬展	我佇立於地鐵閘口	8
遠方	流星劃過	9
陳聯松	關於那一年的北京 二首	9
高潤清	禪詩裡的土包子	9
冬夢	把相思帶回家 三首	10
戴珏	風氣	10
銀髮	不僅僅是荒蕪	10
世賓	檔案室	11
劉家魁	鵲巢二題	11
徐益民	豸、蜘蛛	11
水央	入骨、感染	17
王性初	瞳孔之箭	18
俞昌雄	三沙的海和女人	18
老井	豆腐成鋼、填補	18
桑克	還需要什麼賜福 二首	19
林忠成	許配、三條腿的動物	19
耘乙	科爾沁草原日記	19
楊河山	看李白《上陽台帖》 二首	20
蔡可風	海祭	20
李立柏	燈謎	20
輕鳴	Ài、維度、嚴寒	21
王曉波	戀	21
陳韶華	山村，並非傳說	21
白水河	至於我、十二月	22
夏子	五月·出纏	22

殷剛	刺眼的光和夜一樣黑 三首	22
夏露	礁石心語 三首	23
依雯	迷失自己	23
岩子	彩色的夢，黑白的夢	23
海倫	風中的獨白	23
項美靜	黑夜之子	24
童童	花海	24
饒蕾	永恆的月光	24
謝勳	秦始皇兵馬俑 二首	25
老哈	翻譯與靈感	25
吳懷楚	春夜筆下冥想的夢	25
李國七	一條流淌河溪 五首	26
林啟	槐樹	26
余問耕	集句四行詩	27
葉在飛	記異	27
施漢威	塵囂、路	27
彥一狐	過赤壁	28

散文詩專頁

秀陶	鐘	12
鄭建青	海望、紀念碑	12
胡慶軍	一列火車穿過故鄉的土地	12
張堃	巴黎聖母院、竹圍紅樹林	13
黃葵	彎著腰的鐮刀	13
徐金秋	石頭、老屋	13
秋原	散文詩與分行詩的辯證	14
方壯霆	聖塔安娜風	14
陳銘華	德女士賽先生 三首	15
張玉泉	山河的命題、螢火之燈	15
張九齡	雲朵	15

國際華文微詩群同題詩花開的聲音 16-17

譯詩

鄭建青	W. S. 默溫詩〈分別〉	28
岩子	德詩中譯	29

評介

何與懷	比現代更現代……	30
向明	那一年和白靈……	33
洪君植	詩心無駐	33
劉耀中	菲利普·惠倫	34

詩訊
封面

封底裡	
廣西中越邊界集錦	

顧問：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冬夢(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余問耕(越南)
李國七(吉隆坡)
王性初(三藩市)
吳懷楚(丹佛)
陳聯松(北加)
盧邁(紐約)

■葉維廉

Super Moon

從餐廳滿足地走出來
冷不提防
諾大的 super moon
從插天山巖崆峒空通空通的滾下
直落深淵然後劃入更深遠的另一撒太空
呢
直落的
是我啊
冷不提防
如此灰飛煙滅
悠悠然
無人知曉

血 月

隨著入夜月將爬向高天原野
遼遼度量其行而若止止而若注注而湧動
若天之運行
雲，蔽日月之警雲，輕輕震盪著一些花
雨話語
天音嗎？怕太著相了些吧
我們隨著月的行程滿胸沸騰
血液注入，緩緩膨脹
發熱
啊，血月一行一動此時全世界全天宇牽
引著萬千千萬的眼睛心靈
同心同思同感這同音律的震盪
如果月有血，必然有湧動，有湧動就有
音韻，有音韻就可以通心通思。
你不信，我不信，此時此刻確確擊擊有
數不盡的信男信女父親母親兄弟姐妹在同
一個頻道上——稱之為月的頻道上不佈
道的佈道也可以——此時此刻我在寫下
這靈動的無聲的連心的震盪，不就是
嗎？都是因為血月湧動天庭的關係。

翠綠彎垂如舞袖 的龍舌蘭草

海邊，夕陽環袖紅遍大海，像往常
一樣，垂袖待舞，姿勢姿色都動人。
遊人等待回光返照從海灣飛起爆
放那一分鐘。來了，好像來得很突
然，是一種令人及驚恐而有讚嘆的
架勢：八腳魚的 tentacles 的怪爪，
蜘蛛，蠕動的不知名的黑蟲，使到
日光下的柔綠的身段多了怪影重重
的感覺。

聽音樂排練之一

沈潛若失將失
漩渦外環的管樂琴音
聽得見
聽不見若有
若無
指揮棒順圈運力挽狂瀾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要帶回漩渦
原生本有的躍升潛力
在音符爆散撒滿天漫天驚喜的馨石
之前

聽音樂排練之二

頭頂上
有弓斷簧簧鉞裂震天一片驚惶
我們
匍匐如蟋蟀窸窣猛力合力以呼吸
布傘一個護衛的氣泡室
好讓柔而剛而柔而剛的女高音擊而
撫撫而刺刺而
洽到好處的啟動氣動
揉合擊地震天好一片天地之樂音

鬼 月

月明星稀
太單調乏味了

找
找
找到
詭異的厚厚的黑雲巖
這個洞看看
那個洞看看
竟然
找到
萬里外
一個
孤伶伶的
人
在那裏
張望
凝望
痴望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
刷費用，數目不拘。
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王克難	\$180	支持
	鄭建青	\$20	
	李黎英	\$200	

■林煥彰

也許，我是也許 也不是也許

也許，我是我
也許，我也不是我

也許，我不是我
也許，我什麼都不是；
我不敢肯定我了解我！

我，我不是我
我，我也不一定我是我
我，我不了解我
我怎麼來到這個齷齪的世界？

這齷齪的世界，
天天有人在鬥爭！
日日有人在爭利！
人人都要佔人便宜！

我，我是我嗎
我，我真的能說我就是我嗎

也許，也許是
也許，也許也不是……

2019.04.22/23:46 研究苑

心中的雨

雨停了！我心中的
雨，仍然還在下

下在我心中的
夢裡……

2019.04.23/05:03 研究苑

■仲秋

孤獨老

當你察覺變老時
原來，海之觸鬚
——我們稱之為潮漲、潮落
早已，風雨飄流。
時間之流沙
瞬間及於你的腰
海浪之皺摺及於領航的帆時
你很快地，在初生嬰兒哭聲中
老邁

當你慢慢變老時
搖籃成了最接近殘缺的印記
印滿荒蕪，或魚或沙鷗之甬道
此刻，你會後悔
年輕時沒做好幹細胞儲存？
為何不睡前先築夢？
為何不將夢留給床？
為何不選擇與至愛相擁？
為何不像爵士即興演出，
銘記此生之幸福？

但請放心
我的靈魂無邊無盡
我會堅守心靈另一方淨土
將閃耀的星空穿戴在身
讓童趣藉午夜再現
我會從滄桑綿密處剪影
複製若干失憶的詞彙
為蒼蒼白髮編織未泯的童心
以及

一個個孤獨之仰望

孤獨死

有個秘境，說這兒是靈魂之棲地
而靈魂，又是窗口的逃犯

■于中

星星

人家太陽是大刺刺的照耀大地
月亮也是燕瘦環肥的秀著身材

只有妳在暗中眨眼睛或拋媚態
才惹來雖遙遠卻更撩人的鄉思

4/6/19 寫於休士頓

無影無蹤
任光年一生之旅
亦未達彼岸

而在沒有渡輪的
此岸
太陽照樣升起
直到某日孤獨的密碼
變成一些簡單的符號
你會看到候鳥遷徙的宿命
和彩雲無預期遠行
你將回到千年冰河的沉寂
無人結伴。你勢必摸著黑
朝時鐘滴答反方向——
你迷了路又何妨
縱然不在家裏，也是往回家的路上了

當你習慣於夜之黑
習慣於所有的景點都不能帶走
你已全然進入真趣的浪漫
和極端的死亡寫實風格——
山不像嶺，雲不像霧
風不是季節，沙不是塵土，
珍珠不歸於海洋，重生不歸於滋養……
只有煙，肯定是往事

最後
宇宙給了你最公平的酬賞
你姿勢對了，死也就自然了

2018年9月完稿於台北 Louisa Coffee

■向明

忘了

那門已經上了鎖
鑰匙卻不知流浪到度位？
撒旦說
上帝常常也會這樣大意

2019/4/13

多元

進入顛覆解構的後現代
但肯寫詩便會處處找得到詩
無數彈丸小的詩人同溫層相互取暖
魚龍混雜最後形成文化多元

2019/4/14

■徐夢陽

蟑螂

無意間從書頁裡飛出一隻蟑螂
我想牠餓了
正在吃字
把自己的姓名
吃掉大半
變成由甲
就這樣飛來飛去
反而自在
只是書頁多了幾道痕跡
爬滿時空的間隙
一點一滴
將白色的紙定格
彷彿吸納歲月的光
讓屬於生物的天性散發
牠怕拖鞋
但人怕牠
恐懼的房間
滋滋滋的上演

■唐德亮

原罪

生命誕生伊始
原罪就一同誕生

潛進血液 在靈魂安居
滋生慾望的子孫
製造愛恨情仇
在死亡的土地上種植希望
在希望的土地上繁衍死亡

原罪找到自己的土壤
野草般瘋長
一茬 一茬
割不窮盡 死而復生

有人要赦免原罪
原罪笑了 歪著嘴
斜著眼 得意地
躲在歷史的暗角竊笑
風過耳

風過耳。風穿心。風在腳下溜走
她捉不住風。風坐在山中
傾聽她的腳步

血源

太陽之血泡在生命之源

每一滴都浸滿痛苦
風的高標
魂的吶喊
靈的漂泊

碎裂之後的凝聚
洗禮之後的涅槃
剩下的是沉寂
沉寂之後的嘯傲，激蕩

2019年寄自廣東

■李斐

醬缸詩：盜

此路是我開
此錢入我袋
如要入城來
留下買路錢
奇哉！壯哉
綠林好漢們
竟在紐約攔路開檔
有個堵塞車費的名堂
鋼鐵森林如遇剪徑
被打腳骨的普羅小民
是哭是笑還是許願
盜應有道

2019年4月1日紐約

註：紐約市府定案收取汽車進城費，2020年1月1日生效。

醬缸詩：像

——速寫洪君植

不知道他從哪個
窟窿鑽出來
中文詩壇紅熟了
詩集一本後一本
發佈會上在大蘋果
詩人名字多到記不清楚
只知道啤酒漲了價
十二瓶後又一打
膀胱水份皆液化成笑話
看著笑瞇瞇臉孔那個他
你好意思嗎
飯前飯後去討價還價

2019年4月9日紐約

■馮晏

基因錯覺與《湮滅》

再持續一會，
你就闖過了閃光區，進入裡面。
光反射出血液密碼注入夜色的新位置。
你已成功擠進別人的鏡子，
從岩石內分裂出來。
突破隔閡，神秘蔓延而來，
可知而不可摸。
再持續一會，
好奇反射出基因裡的叛逆，
衝動是原始，不掩飾追問，
穿過荒野隔離區那怯懦的每一步。
再持續一會，隱秘之花發芽，
沿著同行者的手指，肩膀，細胞內壁。
突變像一場雨，
雨中湮滅，你聽見寂靜的外星。
以及隔離區以外吵鬧的杯盞回音。
真實守不住活著。
虛擬的巨獸已在骨骼裡長大，
浸入腦細胞的玄幻身影已拉長。
一個同伴終於被嵌入無名葉子覆蓋的
樹幹，
森林供給她以根莖。
再持續一會，基因相互滲透，
我將成為曼陀羅花瓣，
理性的氣味，
空氣瀰漫的毒素。
沉默在一片湖面玻璃上，
對峙一枚金剛石。
再持續一會。一隻鹿
頭頂盛開的梅花跑過來，
再持續一會，
一條金魚在血管裡加速度，
再持續一會，
隱私照亮蝌蚪分泌的膽汁，
分裂出你另外的性別。
誤讀猶如折斷，攪動著內分泌，
海波湧動，讓聽覺與格鬥不在同一星空下。

■一枚

護照過期
飛機票過期
牛奶蘑菇橘子過期

你過期了嗎

你過期了嗎
時間如沒頂洪水
等不及問為什麼

上帝坐在天上
死神站在地下
他們的交戰在人間現場

但我們的愛情卻如期而至

2019年寄自上海

一塊沼澤地從體內升起，
已不是植被性質。
基因糾纏，一滴血與巨大的恐懼糾纏。
我扎破的腳底與塵土和未知糾纏。
再持續一會，
你就能遇見攻擊如愛，
距離是真理。
你就能聽見棕熊嘴裡發出熟悉的女聲
呼喊，
殉難的同伴。
再持續一會，我就是你。
穿過漩渦，以及那首《昨日重現》的
曲子，
持續著對刻薄、猜忌的控制。
死亡擾亂了動物的胃，
猶如幻覺擾亂生存。
沒用之詞柳絮般纏繞初春，
不肯離場。
再持續一會，
未來就是你機械的皮膚與光亮，
金屬關節的強健。
你是你的複製。
是對自認為已獲得存在感的摧毀。
燈塔與火焰，我的多層次造訪的一個驛站，
一次從薄弱開始的毀滅與再生之旅。

2018年寄自哈爾濱

■圖雅

雨

一頂黑色的傘
牽著一條白色的狗
在跑

我愛上了我的影子

而它愛上了別人
它為了別人跟我吵
讓我刪掉剛寫的詩
我不刪
它說那朋友都做不成了
我說我不是你的朋友
它說那是隱私不是詩是違法
我說你告我吧
你還可以把我和我之間所有的事
說出來
還可以暗殺我
我想死在自己影子的手裡
在所有的光源下

書法

鍋碗洗好後
拿著抹布
去廳裡
在餐桌上
抹起來
最後
從中間
重重地抹了
下來
就像瀟灑地完成
“中”字的
最後一筆

2019年寄自天津

■楊子軍

去

就是放
是鬆開自己，安於低處

在山茶樹下
接住一瓣素馨

在石碑的陰影裡
留守一段文字

在門檻的一側
記憶腳步的起落

身體貼緊地面
和著星體運轉

不需承著它的重
也不把自己看得太重

去，就是
合乎自然

2019.4.4 原鄉同題詩

懷 念

四十年前的
蛋糕和包裝

用方形油紙包著
上面還擺一方紅底小紙
印著吉慶圖案
——蘋果，壽桃
好像還有梅花喜鵲
用紙繩十字花
正面反面各一道
打個活結就成了
(我每每為售貨員的手著迷)

繞著食指和中指
拎回家

■岸賢

6月4日

這一天
億萬人的血曾是熱的

這一天
一些熱血的人
變成了冰凍的遺體
他們的媽媽
不能在這一天祭祀她們的
黑頭人

這一天
祖國的大地上
已清理了他們的血跡
他們
也在億萬人的記憶中
被清洗掉

這一天
在祖國的紅色大地上
我也只是無望地穿上黑衣
紀念他們
或去維園
點一支燭
為他們
和他們的理想
默默地禱告

4/6/2017

一路香甜
——
那時的蛋糕真的
有雞蛋味兒
有雞蛋和面粉融合的
真實感覺
咬一口
可以嚼好一陣
不像現在的蛋糕
迅速化掉
連同人工合成的氣息

2019.4.3

小 草

寫下這兩個字
就像是寫下了我的乳名

其實我們都一樣
在低處生存，在低處成長
最後在低處死亡，最終融入泥土

白雲在天上，飛鳥的翅膀在天上
還有那麼多的星辰在天上
這都和小草無關
它們只是扎根泥土，每年的春天啊
都在大地上寫下一句句春風吹又生的詩行

磨鏟的老人

唸拉，唸拉，唸拉
節奏明快，動作嫻熟而有力
他在用心打磨一把鏟刀的鋒芒

他聽得見蛙鳴，感受得到驕陽
也看得見一地瘋長的麥子
他目光裡希望的溫度，高過氣溫

磨鏟的老人一言不發
但那磨鏟時的聲音，卻在村莊的上空
奏出農人心中醉美的旋律
你聽，唸拉，唸拉……

成熟的麥子

此時的她們，如同一個個即將分娩的婦女
碩大的肚子，就是她們最大的榮光與驕傲
旁邊大樹上的蟬兒，都在為它們不停地高歌

被魔亮的鏟刀，期待著與她們的一次親密接觸
那些彎下腰身的農人，是最美的風景
成熟的麥子，在汗水中散發出醉人的芬芳

也許，我的前世就是她們中的一員
不信，請看我皮膚的黃
不就是被她們染出的胎記嗎

2019年寄自河南濮陽

■姜利威

鄉村夏日

■ 葦鳴

明天

正在凋落的明天
託形於一朵
玫瑰
輕輕地
告訴我
要耐心等待

耐心地
守候著
死亡的來臨

這一切
是條通道
也是個過程

沒有儀式
不會有儀式
事實上
也無需有

讀切斯瓦夫·米沃什

曾幾何時，我亦如是。

以前也抽煙，甚至是雪茄。
現皆廢去矣。

而我對感情的記憶，滿是
混亂、愧疚、沉重和恐懼
現正漸次地褪去

甚麼時候可以重回
那不知所謂的
自由？

2019年寄自香港

■ 彭國全

女人，水做的

一、
一朵白雲
從天上溜到
水底，仔細看女人浣洗
男人的 女人的 孩子的衣裳

雲飄走了，臨走
說出了一個真相：
不是流水洗得了那些衣物

水做的女人，用她自己
洗淨了要洗的

二、
那個腰肢婀娜的女子
像什麼？
不要老是說像花

剛灑過春雨的溪流
勁在興頭上
心生羨慕，也像女子豐姿綽約走路
淌一線彎彎曲曲

三、
浩瀚無際
大海是雄性的

又是誤導
該不該去糾正呢

女人是水
水才成全了大海

快讚美愛吧
啊，母性的大海

2019年寄自紐約

■ 魏鵬展

我佇立於地鐵閘口

綠色的菜葉
加一條
紅辣椒
綠油油的菜葉
我一直無法離開
對紅豔豔的
凝視
我不能
專注於遠方
我的耳朵能聽
四周
彷彿都有聲音
心裏的聲音
彷彿更響亮
走上了電梯
我選擇了
走下電梯
佇立於
人來人往的
月台
我忘記
已經
出閘了
我無法意識到
自己佇立於
閘口
一直在
凝視
閘口
進與出之間
我為甚麼
一再猶豫？

2019年3月30日下午香港

■遠方

流星劃過

1、
一具孤獨的靈魂
隱居在遙遠的深處
突然心血來潮
把自己點燃
瞬間片刻一剎那
然後
重新歸於沉寂
或許永遠
誰知道呢

2、
寂寞如我
卻心裡明白
那只是一次夢遊
在光年裡邂逅
從萬古到萬古
從哪兒到哪兒
就只一次
也許
還算不得數

3、
已經把你孤寂的軌跡
透露給我
沒有可比性
可以強調的只有一點
你我都是過客
以各自的姿態
意外的是
那條光明的尾巴
比想像的長

■陳聯松

關於那一年的北京

我問 10 個 00 後
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
完全不知道有那麼回事

我再問 50 個 90 後
沒有一個人知道
完全不知道

100 個 80 後
沒有
沒有一個人

70 後呢

想了想還是不問了吧
萬一他們也說“不知道”
我都會懷疑
30 年前經歷的一切是不是錯覺

2/21/2019 北加州葡萄酒鄉

致 Starry Night 裡 的 Von Gogh

沒有人懂你
割了自己的耳朵還是沒人懂你
別人的耳朵還是迎風飄揚
如他們堅守的旗幟

只有顏色懂你
只有非人的萬物懂你
你把繁星邀下來
把月亮請下來
高天之群星與大地之萬物成為朋友
同在回憶的村莊成為彼此的伴

沒人懂你

■高潤清

禪詩裡的土包子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
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
——王梵志禪詩

崛起了禿子
荒了英、德狼瘡無顏
不擇手段絕地反撲

可徒子徒孫殺紅了
口無遮攔
土包子
焉能吞聲

瞧！眾望所歸
買菜郎的旗幟
橫掃千軍
問國魂何在
城外餡兒來護法

國之干城四海來
外抗馬列、內翦台獨
餡裡是非明
同仇敵愾興中華
看！狼群嘶咬不曾歇
為真、為誠能破敵

且待明朝同心滅奸寇
(2019.4.29 寫於台北環西路)

只有顏色和非人的萬物懂
時代過去
你統領過的顏色
都俯在你的疆域
將無人理解的情慾意念細細透露

11/3/2018

■冬夢

春雨如秧子 一路插過來

桃花盛妝
油紙傘才張開
遠處的
春雨如秧子一路插過來

耕耘一畝心田
我好想知道
誰
比誰更為驚艷收成

詩人的血 吐成一樹桃花

三月盛開
稍一仰首
我便無可避免接觸到
愛得火熱的
紅

看看
詩人的血吐成一樹桃花
相對哭墳的梁山伯
是不是
癡情得多

把相思帶回家

面對半樹敗壞紅葉
為什麼
不學學紅豆

春來發幾枝啊
可以讓我
把相思帶回家

2019年寄自香港

■戴珏

風 氣

唐宋以還，這樓臺雖留有
昔日黃鐘大呂的餘響，
其畫棟綺窗已漸漸褪色了。
如今此地偶爾能聽到的
只剩下樓前林間的黃鸝；
即便這微弱的鳴嚶
也常被風聲淹沒；盡日絮煩，
時而尖厲的風，像個拙澀
的演說者，全無聲色情韻。

西方也有高樓，只是時空
阻隔，難以看到實相。
此地的人倒是安於霧中看花，
遠遠地欣賞那聳入浮雲的輪廓。
奧維德曾在那高樓上
祈求眾神將他的歌聲
紡成不斷的長紗^①；
華茲華斯說話如清唱
一般動聽^②；可惜此地的人
聽不真切。沒有鐘鼓管弦，
他們再也唱不好歌，
說話也變得漫不經心，
碎亂如隨風的飛絮；
自然的景象，
他們無動於中，
尖新雕琢的造象，
奇異的山市蜃闕，
才是他們的喜好；
雖常以哲匠自詡，他們只學會了
拼湊馬賽克，色彩固然豔麗，
卻失之草率或支離，不論
遠觀還是近觀，都看不出
究竟是什麼圖案。

我不是那林間的黃鸝，
只是樓前石階旁的碧草，
仰視著臺閣，年年自春。
世事與景物不同了，

■銀髮

不僅僅是荒蕪

曾經被喻為非法移民的蒲公英
趁著早來的幾場春雨
又在人家的草坪上招展

示威
抗議割草機青紅皂白
簡直花草不分

這也難怪
在他們的世界裡
哪有法治可言

花也罷草也罷
白居易還不是早就已經
在遠芳侵古道中用了一個侵字

其實此起彼落的執法
割草機割的
的確不僅僅是荒蕪

2019-4-8 北卡

風響則日漸空洞；
也不知什麼時候會有
哪隻黃鸝飛進去，
化鳴嚶為前世記憶中
依舊的弦歌之聲？
我還常想，假使老杜
與陶淵明在樓上相逢，
會怎樣唱和？

^①奧維德的《變形記》開篇這樣寫道：
我有心訴說形態怎樣轉變為新的
實體；眾神！請予我的事業（因為這也被
你們改變了）以靈感，自世界初始
直至我的年代，紡出這無間斷的歌。

^②華茲華斯認為好的詩語言和好的散
文語言並無二致（見《抒情歌謠集序言》）。

■世賓

檔案室

沒有比它更幽深的事物

雖然四壁牢固，它卻有一個巨大的胃
可以吞下所有的名字、圖片、聲音、實物
以及無法證實的故事

所有的存在看起來都那麼確鑿無疑
但你不能否認——這是真實性的最大缺憾
這些名字的主人，無論活著還是死去
他們都不是存在的證人，而是真正的他者
所有辯駁、猶疑和不確定性
都是多餘的，因為它只相信死去的物證

縱使它默不作聲，卻是某人
一生經久不息的風暴

而你無法參與，在你生前或者死後
有時你會有所意外，某些你不清楚的人事
怎麼就潛入了你的生命
而你卻無法抽身出來

它傾向於抽象，並由另一個人得出結論
卻不會向你問詢，關於你的遲疑和恐懼
它不會參與你的戀愛和抉擇
它總是慢於你的想法和行動
但它卻是你的唯一歷史

是它清楚，這世上一切都在消逝
只有它存留在時間中
它依靠秘密，連接了過去和未來
有時它又依靠自身的偏執
保留了片面的真實

2019.3.18 寄自廣州

■劉家魁

鵲巢二題

一、

天堂在你想像不到的地方
卻被我偶然發現——多麼幸運
我發現了這尊漢白玉媽祖雕像

我發現她比所有的大樹都更高大
我發現大慈大悲的媽祖的手掌
向上自然敞開，而且緊貼著胸膛

我一直在尋找最理想的築巢之處
終於找到了——我把巢築在媽祖的
掌心

夜夜聽著媽祖的心跳聲進入夢鄉……

築巢在媽祖的掌心最幸福也最安全
蛇爬不到巢中偷襲我和我的孩子
頑劣的壞孩子更爬不上雕像……

哦，日日夜夜照耀我的
除了陽光、月光、星光
還有媽祖慈祥的俯視的目光①……

二、

這是離觀音菩薩最近的樹了

——這棵銀杏樹

就長在觀音殿的門旁
它能聽見每一個拜佛人的喃喃祈禱
它能看見觀音菩薩悲憫的目光……

我就在這棵樹上築巢吧
——絕不是為了和菩薩套近乎
獲得分外的恩賞……

我只是想提升提升自己的境界
看看能不能學習菩薩，行行小善

■徐益民

豸

隨意的一處泥土
就能安我無骨之軀
只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露露臉
黏過草的柔情
再舔一舔，伸過來的月光

蜘蛛

五官連著手腳
每邁一步，都懸而又懸
偶爾，冒生命的代價
捕捉愛情

一肚子詩
吐出來不成行
在哪都像一粒不適宜的逗號

2019年寄自安徽

人間的好消息太少了
我且先多說些喜話兒
你們就把我當做菩薩的代言人吧
但願我說的每一句喜話都能成真
但願它能讓你們多一點兒希望或
幻想②

2018、10、9

①泗陽大運河上媽祖雕像的手掌
裡，有一鵲巢。

②媽祖雕像前的觀音殿門旁的銀
杏樹上，亦有一鵲巢。

■秀陶

鐘

幾個月前病房中牆上掛了一個圓圓的鐘，那時房中很安靜，一點嘈雜的聲音都沒有，但是有人抱怨說這個鐘離開他太遠了，看不清楚，所以後來又在牆的另外一頭加了一個鐘。自從有了兩個鐘之後，它們就在那邊吵，吵個不停，煩死人。兩個鐘的時針和分針還算好，吵得比較文雅，沒發出多麼大的聲音；兩個鐘的秒針就吵得厲害了，一個堅持說現在是二十秒，另一個就說不對，現在是四十二分。兩個就為這二十二秒鐘，從早吵到晚。真是一秒鐘都不停地吵，吵得你不管是睡著也好醒來也好，就是日夜不安寧。

2019年3月24日口述於老人院
陳銘華整理

■鄭建青

海望

小坐望海亭，聽海風習習，感回憶淅淅。任長長的悵望伴著夕陽默默滑過海平線，去一別三十年的故園走街串巷。晚靜伴細浪輕輕拍打，隨星光漫天散佈。偶回頭，只見一彎斜斜的月牙兒浮上海面。它漸漸上升，漸漸明亮；而天空也漸漸由幽藍化為黝黑。海望該交給月牙兒了，遂起身朝停車場走去。

隘巷行
濃濃鄉音
步步聽

紀念碑

一位老嫗蹣跚走來，在滿牆鏤刻的名字中尋找到她的兒子。她目不轉睛地望著他，顫抖的手撫摸他結痂的面頰，捋順他蓬亂的頭髮；她輕輕拭去他額頭上的血痕，輕輕吻去他盈眶的熱淚；輕輕離去。她沒有回頭，沒有流淚，痛苦早已變成回憶了。

秋斜陽
佝僂的背影
漸遠去

■胡慶軍

一列火車穿過 故鄉的土地

一列火車穿過故鄉的土地，讓生活有了波瀾，讓街景有了纏綿，那些空蕩蕩的日子，便演繹了一段段空蕩蕩的故事。鐵軌鋪向遠方。疾馳而過的列車，讓音訊解讀著構想，日子如同一壺老酒，閉上眼睛，你會咂摸出一萬種滋味。汽笛聚攏成一次幸福或痛苦，記憶在鄉村的上空飄散，如同枯萎的花朵，如同蒼老的容顏。

一列火車穿過故鄉的土地，這些季節該讓誰主宰。嘆息，被隆隆的聲音淹沒。那些漂泊的人，一些已經在異鄉扎根，一些在歸鄉的路上。

聽母親溫暖的嘮叨

母親的故事在我們零零碎碎的感動裡，母親的愛在歲月點點滴滴的溫情裡，母親的愛是兒女臨行前做的一件棉襖，母親的愛是胡同口悵然若失的瞭望。母親的笑充盈著幸福和諧，母親的嘮叨是生活裡純淨的海洋，日子總和母親的背影有關。

在今天與明天之間，在季節與季節之間。母親的話或許很嘮叨但很溫暖。我一字一字的聽，然後一條一條的記在心裡，彷彿細數著時光走過的分分秒秒。一些烙印讓一坯塵土侵入骨髓，母親的白髮觸摸我心底那塊柔軟的傷痛。

2019年寄自天津

■張莖

巴黎聖母院

火光中，一聲淒厲的嘶喊震得玫瑰花窗玻璃碎裂一地；法蘭西的心也跟著碎了。火光中，曾經支撐天堂的尖塔瞬間消失，曾經背負歷史見證的屋頂轟然不見。火光中，彷彿卡西莫多還側身鐘樓一角，只是鐘聲啞了，巴黎人呆住了，世界說不出一句話

讀過小說看過電影還有舞台劇，情節依稀歷歷在目，怎麼現在多出一幕焚燒通紅的火災場景？火光中，塞納河靜靜泛映教堂垂死的搖晃倒影，所有的人都噙著淚，默禱嘆息，雨果也哭了，是誰把結局改編成如此荒誕的浩劫？而不朽的風景，竟在淚光與火光的交融中坍塌

2019.4.16 巴黎聖母院發生火災
翌日作於 Tracy, CA

竹圍紅樹林

濕地臥在淡水河北岸，躺出一條如大號畫筆刷過的水平線，幾隻水鳥嘍唻飛入煙波盡處的涉水矮林。本來安靜的水筆仔，忽而湧動了起來；定睛察看才發現畫布上的一輪通紅落日，正緩緩垂降泥濘的沼澤地帶

此時寫生的人正在收拾畫具，並且順便把潮汐的聲音、浪拍防波堤的印象以及海風的感覺，連同剛才與彩墨重疊的未乾暮色，一起裝進袋子裡

2019.5.15 Tracy, CA

■黃葵

彎著腰的鐮刀

豐收時節，鐮刀從屋檐下走來，與整座農莊一起，彎著腰，踩著星月，追趕著麥浪和稻香。

豐收時節，到處都是從月光中升華的鐮刀，到處都是在晨光中接受洗禮的鐮刀。

通過鐮刀，跪拜大地的姿勢，農莊握住了虔誠和豐稔。通過鐮刀不斷閃耀的呼吸，庭院找到了一種深入大地的最莊重的方式。

鐮刀，在收割的過程中不斷地健康起來，即使在刀口失去光芒的時候，還可以把它的心情磨至恰到好處的鋒利。

鐮刀。千年不衰地刨開稻浪，萬古不遏地給麥芒帶來落英的輕傷。

收割農業，是鐮刀的歌聲，收割燙金的表述，是鐮刀的秋天獻給春天的讚美禱。

收割期待，是鐮刀內心的平靜；收割經典的民諺，是鐮刀骨髓裡安營扎寨的真理。

勞動號子水不生鏽，忙彎了腰的鐮刀，遇到汗水就像遇到了勞動號子，被收割的日子更加晶瑩剔透。讓鐮刀欣慰的是，糧食進了倉，終於也找到了自己最恰當的位置。

2019年寄自海南

■徐金秋

石頭

時間可鑿空一切，唯骨氣不可摧。

一座山滑坡，一定是骨頭斷了，骨頭斷了，精神開始鬆散。

樹、小鳥、野花、野草都集聚到山上，它們知道山很踏實、安穩。只管葳蕤鬱翠，只管快樂歌唱或燦爛美麗。

我們也常常慕名一座山而來，大聲喧嘩、讚美。讚美山的靈秀或巍峨神奇。讚美鳥兒響亮的歌喉和一朵花的美。

唯有石頭不語，億萬年。

老屋

縫入大地的補丁。

每塊磚，每片瓦，既來自低處，又高於低處。不高於，又怎能抵擋百年風雨？那些泥土和樹木一轉身，就成為某種精神。撐住！撐住苦難的日子，撐住一片天，撐住歷史和今日。

有了屋，有了村莊，便有了依山傍水的岸。人類一生都在擺渡，終究都要讓靈魂找到靠岸的去處。

是誰將人心連成一扇扇厚實的牆？

一座老屋，曾幾代同堂，把平凡人家日子過得有滋有味，有井有條。並譽為德賢人家，以照後人。

一座老屋，送走了官人、秀才、英雄，卻沒送走望向遠方的蒼老，和空茫。留下空空的往事，空空的風。

月亮依然做它最高的勳章。永不褪色，高高掛在瓦頂。那一刻的寧靜和深情，被一根飄泊的白髮收藏。

野花、野草和啾啾的蟲鳥，依然賦予靈氣和美。

2019年寄自湖北

■秋原

散文詩與分行詩的辯證

男人是散文。女人是詩。
戀愛中的女人是分行詩。戀愛中的男人是散文詩。
妳愛的男人是分行詩。妳恨的男人是散文詩。
你愛的女人是分行詩。不愛你的女人是散文詩。
撫吻是散文。做愛是分行詩。事後看一下手機是散文詩。

戀愛是詩。結婚是散文。
結了婚的女人成了散文。結了婚的男人仍然是散文詩。
小孩是分行詩。
離婚是散文。
離了婚的男人仍然是散文詩。
不甘心的女人有時候是散文，有時候是分行詩。

葉子是散文。花是詩。
沒有香味的花是分行詩。有香味的花是散文詩。
樹木是散文。鳥是詩。
幾隻鳥在樹上叫是分行詩。一隻鳥在樹上叫是散文詩。
葉子和樹木有沒有花鳥都是散文。

天空是散文。雲是分行詩。風雨是散文詩。
大地是散文也是詩。
河溪是分行詩。海是散文詩。
太陽是散文。星星是分行詩。月亮是散文詩。
白天是散文。夜晚是分行詩也是散文詩。黃昏是散文詩。
喝水是散文。喝茶是分行詩。喝酒是散文詩。
醒著的時候是散文。做夢是分行詩。從夢中醒過來是散文詩。
活著是散文。死去是分行詩。決定自殺是散文詩。

汽車是散文。火車是分行詩。飛機是散文詩。

走路是散文。跳舞是詩。
一支一支舞的跳是分行詩。
舞一直跳個不停最後飛了起來是散文詩。
你讀了這個文本不喜歡心裡有沒有罵了一聲都是散文。
你讀了這個文本喜歡可不知道為什麼是分行詩。
你讀了這個文本清楚的喜歡是散文詩。

加利福尼亞 2018 夏

■方壯霆

聖塔安娜風

凌晨，匆匆的我，一踏出公寓的立地大玻璃門，就與急急忙忙的聖塔安娜風撞個滿懷，把我腹中的沉沉心事吹向太空，滿天飛舞一陣後，轉眼就四散飄逸了。

據天氣預報，今天的聖塔安娜風很強，達到每小時八十英哩的速度，把大洛杉磯地區刮得天翻地覆。新聞傳播的都是告急事件。譬如，好萊塢的一棵大樹倒地時，枝椏穿破客座的擋風玻璃，並且將右車頂也壓塌了。坐在駕駛座上的男子，雖然毫髮無損，但卻嚇個半死，連“救命”也喊不出來。北橋市的故事更為傳奇。一棵幾噸重的高樹，被風連根拔起，直直地重重渡過了地砸向一間房子，但卻鬼使神差地被大樹本身的分枝撐起減壓，最後只壓倒了一角屋頂。住在裏面的老年夫妻虛驚一場，但安然無恙。半谷市雖然沒有人命關天的危險鏡頭，但狂風最終颳倒了幾棵電線桿，漆黑了數萬個家庭。

想起數年前，那次聖塔安娜風強達每小時一百二十英哩，將阿凱迪亞市的聖塔安娜公園內幾百棵參天大樹全數吹翻，滿目瘡痍。至於其它的市政破壞，不想而知。包括活橡樹路上的幾十棵木電線桿也都無一倖免。無可奈何，我和鄰居渡過了幾個難忘的無電之夜。彼時彼刻，恰逢我家室內裝修，滿屋狼籍，無地立足，蠟燭借光，寒夜難忍，至今仍歷歷在目。

每年一次，聖塔安娜風都會這樣肆無忌憚地掠奪南加州一通。摧枯拉朽，風聲鶴唳。不過，大風過後，經市政府至小家庭上上下下一番努力之後，整個市容好像一個剛剛燙過頭髮的小媳婦，再次整齊，明亮，且秀麗起來。

2019. 4. 10

■陳銘華

副產品

黑暗來臨時複製出廠的詩人赫然有兩個影子
2018年8月5日

監錄器

夕陽耐不住一天的血腥戰亂乃隨尋常百姓浮
沉於大海

2018年8月12日

德女士賽先生

五四百年，大家七嘴八舌，我卻突然想弄清楚德、賽兩位先生的性別，非關八卦，不是胡扯，為的只是他們移民中國後，麻煩一直不斷。賽先生時軟時硬，差強人意；德先生一直軟搭搭的，一有點勃起跡象，立馬被打縮回去。背後原因良多，或天時，或水土，或教育，或人民，各有道理，耐人尋味

“先生”一稱隨著時代習慣所指有異，初或純屬尊稱，沒性別之分，但在男尊女卑的社會裡，被尊稱者自必男性居多。而當“同性相斥，異性相吸”仍是大多數動物本能時，將兩位先生像詩和歌般編成一對硬銷，便難免給人核突滑稽、毛骨悚然的感覺。因此，我強烈建議德先生改稱德女士！說不定從此後，佳偶我成，琴瑟和諧，對中國之民主和科學發展有莫大的貢獻

最後說明一點：之所以讓德先生變性，而不替賽先生操刀，非關民主特別難纏的客觀現實，也不因六四有一尊女神，只為西方習慣女士優先，廣東人則執輪行頭慘過敗家

2019年5月4日

■張玉泉

山河的命題

山河依舊坐落，而人已遠走他鄉。樹木的荒涼難以留住漂泊的風雨。

所有的記憶都漸漸的老去，腳窪裡落滿了雨水。

只有一陣蒼茫的雨，還在向我敘述往日的存在。一座小院，或者是村莊的巷口，始終保持著緘默。

保持著對風的尊重，他帶來了野草的種子，讓我們無可揮霍時光的饋贈。

我滯留在昨日的夢中。多少流雲掠過村莊的屋頂，多少迷茫的雨絲，垂掛在院中，遮擋了心事的沉重。

螢火之燈

螢火提著燈籠在河岸上走著。從稻葉上起飛的時候，這一片黑暗猶如未曾開闢的道路，有了一絲鬆動的跡象。我們未看清世界的面目，所有的生命都消失在黑暗中，只有螢火，一隻孤獨的上帝之眼，照亮了已經死亡的事物。

黑夜之吻，唯有的夢中遊魂。帶著一盞生物的電燈，閱讀河水的寧靜。還有更高遠無邊的山野，都將在深夜中安坐。我們等待寂寞的風聲，吹過了路口的墳墓。

像是等待我的神靈，讓我的身體被黑暗之燈照亮。

2019年寄自北京

■張九齡

雲朵

本身僅是虛無，它的行走，只是在虛無中幻化出的存在。高山、海洋或者其它，猙獰的面孔、溫柔的新娘或者盛開的花朵，一如謊言、一如吹出的肥皂氣泡，都是虛幻。

接近太陽，並不意味著就接近了光輝的頂點，金色的光環之下，有誰知道即將上演的是一場悲劇。一次毀滅正在發生，一次跌落正在開始，只需一陣風來，或者一記閃電、一聲雷鳴，所有的言語便會傾盆瓦解，是淚？還是血？是懺悔？還是悲傷？誰也無力伸出援救的雙手。恰如黑夜，只需點燃豆大的燈火，便能戳破。

我們與空中的雲朵究竟有多遠的距離？那些遙遠，那些曾幾何時的高不可攀，此時，竟然與我們如此親密，我們不再需要仰望，它碎裂的光芒就在身邊，打開耳朵，你還能隱隱聽到它在喊出痛的絕望。

敞開懷抱，讓那些曾經的雲朵來濕透我們的衣裳，濕透大地和村莊。我們不要拒絕，讓一次死亡在我們溫暖的守候裡涅槃成一朵純淨的白蓮，在一陣陣劇痛之上，讓一株細芽在天明之前開出明亮的花。

國際華文微詩群 主持人：熊國華、原靈

2019年3月同題詩：花開的聲音

■熊國華（廣州）

在言語如風鈴般的聖殿
任何矯情都顯露原形
曼陀羅在夜的盡頭
閉目含笑，已見花開

【原評】此花佛心禪意，度世度人，若聆聽慧覺，光明永隨。

■原靈（美國）

斫一柄傳世的鳳尾桐琴
引來山水清音，九霄龍吟
於悟處悟，於靜處靜
八方聲動一刻，石破天驚

【國華微評】花開如傳世琴音，驚天地，泣鬼神。星移鬥轉，花開花落，於靜處聆聽宇宙的聲音。

■詹海林（廣州）

我只在此時，應聲而來
結下露水情緣。舟行天涯
再回首，五月的石榴
似是燈下相識

【國華微評】此詩應聲而來，露水情緣，極為切題。“舟行”以下時空拉開，回環往復，意境深遠。石榴意象，亦實亦虛，回味無窮，深得微詩之妙。

■田忠輝（廣州）

二月的剪刀剪開粉色的三月，
嚶嚶一聲，
雪白的大地上，
紅色的玫瑰點點開放。

【國華微評】忠輝教授的詩，從“二月春風似剪刀”中翻出新意。有聲有色有驚喜，花開的聲音帶來無限詩意。

■吳作歆（廣州）

一種寂靜的燦然
一寸相思的紅燭
一聲自由奔放的吶喊
此刻，整個春天掛在枝頭。

【原評】生命燦爛無過於綻放，可靜可燃可喊；青春枝頭傲立，永不凋謝。

■曉白（珠海）

那只是一次偶遇
像午後荷葉上的蜻蜓，暫止的呼吸
像被偷換的哲學概念
我想盡辦法也無法挽留的時空刻度

【國華微評】蜻蜓與荷花的偶遇，具象與抽象的換喻，驚艷與喟嘆的時刻。

■攀山越嶺（英國）

貼近時間的長廊，聽
天地間第一朵花開的聲音
沒有豺狼虎豹
沒有，我們

【原評】時空深邃，回傳第一朵花的簡單和奇異，彼時有因果無善惡。追溯開端，啟示未來。

■季陽（悉尼）

時間的盡頭，一群盲童
聽見那一朵天地初開的聲音
豺狼虎豹初生的笑容
還有黑暗中咬緊牙齦的我們

【原評】驚心。蒙昧無知處即時間倒流，遺失的記憶姍姍來遲，回放天地，生命和文明的崢嶸過往。

■漠陽子（廣東）

你的微笑，在一個美麗的夜晚。
蜜蜂的溫度漾開幸福的漣漪
彼此的世界，沒有了彼此
春天之門，徐徐打開

【國華微評】春天與甜蜜的愛情、幸福的夜晚相連，第三行具有暗示意味。

■深海（貴州）

我貪戀芳香坐懷肺腑
炫耀嬌艷迷亂雙眼
我說愁瓣瓣紅唇無語
春光饕餮，我是一個失聰的病人

【原評】活色生香的喻世明言。五色令目盲，五音令耳聾，鮮花著錦香滿園，唯有心空落。

■菲菲（寧波）

一朵梅開放，千萬朵跟隨
從雨至雨，江南的眼神偏冷
你俯身向我的時候，彷彿
整個世界都停止了呼吸

【原評】妙意擺脫了詩題形式束縛。當春寒雨深，萬物屏退，梅香中唯你我相視相依，浪漫之至。

■靜福山人（廣東）

粉紅的聲音，帶著
微微的疼痛
只有風能聽懂，它吹開去
整個春天微微地疼痛

【原評】花或人，心疼的感覺如此含蓄細膩，不言不語的默契蔓延，觸之動容。

■應帆（紐約）

為了和更溫暖的陽光邂逅
你們像美人魚一樣
應許冬天這個巫師的魔咒
然後用萬紫千紅喊出了春天

【國華微評】在冬天嚮往春天，像童話一樣純真而魔幻。第四行具有夜空煙花的爆發力。

■寄北（溫哥華）

仿若神靈慈愛的低語
緩緩揭開春天的真相
終於化蛹成蝶的你
將天堂的喜悅佈滿了翅膀。

【國華微評】春天源自造物主的慈愛。用“化蛹成蝶”隱喻花開，非常奇妙，富有創意、動感和聖潔的喜悅。

■宇秀（溫哥華）

有一種呻吟，從未被傾聽
有一種哭泣，自古無誰在意
春天的耳朵給了鳥、風和解凍之河
而花開如分娩，唯疼痛聽見

【國華微評】此詩一反春天的常規寫法，著眼於花開之前的呻吟、哭泣和疼痛，花開如分娩，別開生面。

■彌生（東京）

窗外的櫻樹搖了兩下枝條
那些美麗已經蘊釀很久了
只等你的一聲告白
像宣紙等待落墨的瞬間

【國華微評】日本的櫻花快要開了，女詩人期待美麗，觸景吟詩，呈現出一幅疏朗淡雅，呼之欲出的水墨畫。

■瑤溪（湖南）

我始終沒有聽到
花開的聲音
一位五百年前的和尚
卻看到了五百年後的日落

【原評】哀傷。因緣若無際會時，佛前燈下，暮鼓晨鐘，分明聽得生命花落。

■達文（洛杉磯）

無法抵擋黎明的誘惑
“早春是用色彩烘焙的……”
“祈禱是泥濘乾燥的過程……”
我們倖存的剪影與苦海相互稀釋

【原評】生如夏花。黎明的意味在漸暖的春色裡，脫除塵垢的禱告中，以及互憎依存的困境裡無限延伸。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水央

入骨

有種悲傷
我以為
已被歲月風干
結好層層厚痂

有種幸福
我以為
已眼睜睜離開
越來越遠
直到消融於虛空
如同小時候，從指縫溜飛的
那個紅氣球

這些悲喜
卻在夢裡不斷復活
以最本真的面目

這個初醒的晨
漆黑的寂靜裡
你淚流滿面

有些人
從未離開

3/13/19

感染

一滴顏料
落了下來
迅速而快樂地
渲染蔓延
如同一粒飛石落入
生出一圈圈漣漪
直到整片湖
被蕩漾開來

■王性初

瞳孔之箭

幻覺

耳畔響起千軍萬馬
迎面撲來又呼嘯而去
戰鼓軍號一場殺戮
正在活生生上演

刀光劍影的拼搏很爽
雷霆萬鈞的驚很怵

血腥一瀉千里地噴
吶喊的衝鋒驚天動地
許多人倒在生死掙扎中

突然雨過天晴
一切回歸往常
無需打掃戰場收拾狼藉
眼前靜如止水幻覺消失

眠的尋覓

眠是一團很奇詭的東西
晚上糾纏不休讓你困頓
白天經常不見蹤跡

今夜丟失了寶貴的眠
兩眼睜睜再也無法入睡
輾轉反側反側輾轉
天花板上羊群數遍

更漏漏盡夜已過半
眠的蹤影仍蹤跡漫漫

越是翻箱倒櫃尋覓
越是躲到九霄雲外
眠的淘氣令人火冒三丈

直到精疲力盡偃旗息鼓

■俞昌雄

三沙的海和女人

過留雲寺蜿蜒而下
海的聲音，從袖管中爬出來
百合形的礁群綿延至天邊
只有受孕中的女人
才會摸到，波浪中的波浪

臨海的房子幾乎都蓋在石頭上
陡峭的石頭，堅硬的石頭
日出與日落從未改變它們的
模樣，在閩東，在三沙
石頭是海的肺，連著走動的人

房子底下就是深淵了
像活著的島嶼，沒有位置
可以交換，也沒有女人
因它而遮住臉龐
這算默契，還是生命的契約

海從未停歇，仿佛從未有人
愛上它，也從未有人
從它懷中取下夢的衣裳
在三沙，女人們都有秘密
比海還大，大過所有聖潔的光

2019.4.2

眠的出現卻來遲姍姍
不眠之夜異想天開
我清醒在故鄉的白天

抓住眠的機會喪失殆盡
東方既白揮別無眠之夜

2019年寄自舊金山

■老井

豆腐成鋼

他受到別人惡毒的咒罵時
回擊的話細軟綿甜
他臉上挨了莫名的一巴掌時
最多眼角掛上幾滴畏縮的淚花
他刨起煤來鬆軟無力
彷彿手裡拿的是三春的柳條
大劉這個七尺多高的鬚眉男人
像一塊剛被從壇子裡拿出的八公山豆腐
綿軟，水靈，歪歪斜斜地立著
誰見了都火冒三丈地恨不得咬上一口

他的腿被頂板上脫落的大矸石砸斷時
終於流盡了一生的眼淚
又見大劉，十步開外，看他精神煥發
見人就用表情和身體中鏗鏘有力的鐵說話
不好意思，哥們的大半條腿已經
提前修煉成鋼。這小子在我們艷羨的
目光裡
把假肢拍得當當地作響

填補

這家伙幹起活來野蠻，凶殘
耍起性子來吼得的像炸藥
所有的煤見到他都會把身子往地層深處蜷
在他退休的頭一年，時常來礦場的
上面打轉
我在底下採煤時，被地面咚咚的腳步聲
踩疼腦殼，抬頭一望
煤層正慌張的往下壓了幾寸
在他退休後的第十年
地面終於被嚇出了一個大坑
一股向心的神力，開始想他蒼老的
軀體吸入其中
做報復性的填補

2019年寄自安徽

■桑克

還需要什麼賜福

還需要什麼賜福
我們已經擁有我們該有的，無論紫荊
花開放的
思想，還是被水輕輕梳理的憂鬱
我們已經全部擁有，這早期戰地的彌撒
在我們席地喘息的時辰正式實施
我們來不及讚美和歌唱，在沉默的酒精和
劣質煙草的混合氣味裡
我們已經聆聽過寧靜
戰爭之後，我將拄著楊木拐杖，捧著
金屬的
榮譽證章，返回辭別已久的故鄉
我來不及讚美和歌唱，面對連綿的山
嶺廢墟一般的潔淨
我將要想到一座留給什麼人的墓碑
“我是一頭為正義獻身的豬”

新建乘降所

我的兩側是廣闊的寂寞的雪野
細碎的金沙在積雪的臉龐上閃爍

一列墨綠列車從我肚腹中心穿過
我沒有感受到接觸的疼痛，也沒有感
受到離別

是如此清晰，像北部鄉村夜晚清晰的星空
往昔所忽視的都已呈現，那麼矮小的
星空的棚頂

我還需要什麼，寧靜已允諾戴上我唯
一的戒指
我可以進入永恆的休息，從今日正午開始

2019年寄自哈爾濱

■林忠成

許配

把一座墳墓許配給一片草地
會生下許多鬧喳喳的小墳墓
把一塊鋼鐵許配給盛夏的陽光
會生下一家亂哄哄的鋼鐵廠
把一葉扁舟許配給沒有執照的小河
會生下一片驚叫
把一封信許配給一扇緊閉的窗戶
會生下一陣嘆息

把皎潔的月光許配給一個屋頂
會令裡面的少女春心蕩漾
把一陣清風許配給一個村子
會生下一縷小炊煙

把一塊石頭許配給另一塊石頭
會生下堅強的性格
把一條小路許配給一滴露珠
會生下一家托兒所
把最後一個下火車的男人
許配給晚蟬
會生下一條通往遠方的鐵軌

三條腿的動物

愛情是一隻長著三條腿的動物
這隻小動物以變化多端的形式出現
有時長得像一隻貓頭鷹
有時長得像一頭河馬

要果決地鋸掉它一條腿
截肢動物的再生能力很強
它們比春天的野花還蓬勃

2019年寄自福建

■耘乙

科爾沁草原日記

默默在山上

默默在山上退隱數天
習慣一個人承擔星空
避開璀璨的夜色，在那下城
黃昏望山的路上
練練學聽曲水的細語
等到開春
潤石唱著一樣的山歌

和煦的陽光

和煦的陽光擠進空氣
為了捕捉草原人家的汗水
我們也把自己撒進去
祇見一群白羊
和二百多條大小河流
朝著我們，奔了過來

在山麓廟前的雪場

在山麓廟前的雪場
落日用土話，隔著綠洲
翻過在雲上
通傳我知，臨時遠去植林
不少的黃昏，正在走向一個盆地
一直在尋找
那伐木的回音

命名為遊牧

我就將命名為遊牧
為想起陪你走一程搬家
我沒看清草原
怕也是，還沒看清馬乳
離經牧林的霜印
再聽到那兩聲
一把雪的

2017-9-30 內蒙烏蘭浩特

■楊河山

看李白《上陽台帖》*

詩人唯一傳世的真跡，毫無疑問
我們將因此感知他的存在。
他的目光一定在這字跡的上方停留過，
他書寫了這些挺秀飄逸的字
並且觸摸過它們，
(或許深情，但也許一揮而就)
他走過時間的泥濘河岸留下了一串
深深的腳印，
同樣山高水長物像萬千，
令人想起唐朝的月光
以及長安城此起彼伏的搗衣聲。

2018.7.21

*李白《上陽台帖》釋文：山高水長，物像千萬，非有老筆，清壯可窮。十八日，上陽台書，太白。

大風天聽讓·皮埃爾·朗帕爾的長笛演奏

當我聽到他吹奏的音樂，
彷彿這條街上所有的物體都隨著樂曲的旋律
而運動（舞動？）。所有的，
無論情理之中的，或者根本難以置信的。
大風中很多東西被刮走
但我相信，一切都因為音樂，
比如那幾面旗子翻飛，
街道左側的樹木擺動，搖下滿街的
樹葉，比如一條絲帶
一張報紙三個塑料袋被風刮走，
還有一件小孩的衣服。
但我仍然相信它們都隨著樂曲起舞。
甚至那些疾馳的汽車，
包括停泊在第九中學門口的三輛送子車，
一輛大客車，一台吊車，
它們雖然不起舞但誰說它們不起舞？
分明在那裡蹦吶。高架橋上
弓著腰的行人也隨著音樂的節拍前進

■蔡可風

海 祭

錢塘江的潮水 按期
因前子胥後文種的 冤魂
驅動著如山的巨浪
撲向那佇立在長崖絕壁上
狂呼歡笑的後來人
驚駭在賞心悅目的 內心
春秋戰國時吳越的傳說
早已被時間所遺忘
甚至被斥為虛無或附會
動魄驚心的效果
淪落在對景點的欣賞中
把白花花浪頭
兌換成白花花銀兩
在如意算盤中 得得作響
取替了懷古惜今的價值
海祭 的意念不存在於
模糊的歷史認知者
高唱著崛起的 悲情中

2019年五月一日，香港的逃亡幸存者及逃亡死難者之親友，舉行一年一度對逃亡死難者海祭，竟受當局干預，有感。

或後退，橋發生抖顫。
灰色石頭墩子那一束鮮艷的紅花
隨音樂瘋狂舞動好像有人
揮舞它們。這個不平靜的夜晚，
21點20分的和平路，
我坐在車裡等候斯羽放學，
聽102.6頻率哈爾濱古典音樂廣播，
讓·皮埃爾·朗帕爾的
長笛演奏，四周的燈火，
班夫酒店牌匾的虹彩以及因為大風
而浮現出來的滿天星斗，
都隨著樂曲明滅，好像這是一個快樂的
節日。

2018.11.26 夜

■李立柏

燈 謎

如夢
令 夜如是襲來
城市記憶 蠢動的黑
路燈 些許不安
萬家燈火
映得路人心安的步伐

夜歸人
鑰匙開啟
疲累 一屋黑恣意
吞噬 蔓延

傢俱店
輝煌的一隅
或兀立 或坐臥
或飛天 或走壁
優雅
去捍衛
黑暗無法攻陷的 洞窟

盡情揮灑 漫天
秋日豐收的橙黃

雙手 掌心
朵朵蓮花初醒
夢中 數不盡
提燈籠的彩蝶
沒入夜的防線
漆黑的長廊

2014.09.19 台南

■輕鳴

Ài

天穹轟然坍塌
失落的比翼鳥穿行於
七彩的光柱之間
飛向無限深情的黑洞

群星紛紛揚揚
點燃了曠野的篝火
分離已久的那對情人
緊抱在一起，創造生命

Ài: 唉、愛。

維 度

tā
一手撫平了地球
二維的空間，萬物斬獲
新生、新形、新情
歡呼和讚嘆匯成第十交響
——大擴疆土頌

超民主太平王國的國王
畢加索順理加冕
言論許可證
莫言按章發放
百姓的意識流
喬伊斯循規統領
打入X維地盤的壟斷 zhi 幻司
劉慈欣專權掌控
……

時間之神
驚魂、駐足
頂
天
撐起一維
眾生
挺

■王曉波

戀

思念你
冥
想
中
那一聲沉重感嘆
成了靜夜飛逝的流星
遙遠的你
可有望見

2019年寄自中山

身
光線停止穿梭
霧霾不再浪漫
自由夢想自由

tā: 它、他、她。
zhi: 制、治、至、置。

嚴 寒

雪花兒啊雪花兒
梨花沒你白，涼席沒你大
你，sī 聲 yín 唱
花心幾乎融化（如果有的話）
一睡
光
棍
兒
睡成
冰
棍
兒

Sī: 嘶、撕、絲、澌、私、思
Yín: 吟、淫

■陳韶華

山村，並非傳說

伸手能捉住野雞與松鼠
轉彎騎上大牯牛
山寨版的哪吒們又出世了

紅兜兜攪動了夏日
黑龍潭裡，黑魚
在腳蹠與小雞雞上撞來撞去
泥鰍咯咯傻笑，鑽進荷花的肚兜
山村在太陽上潑水花
打悠千，晃來蕩去

我的舅媽，用山歌擦拭南山的
鴨蛋菌與地搭菜
舅舅以杉樹為肩擔，挑起
桃子嶺與柿子崖兩座大山
扶著哄著把竹筍插上南天門

山貓搬走了屋頂
夜裡，總有九尾狐和仙姑老太
在窗外顯影 談笑

小表妹在丫頭草上，占卜
她八歲的婚姻
一對豺狼在天麻亮，偷走
隊裡的牛崽
野豬啃爆了玉米地
掩埋了兩年半的土地雷

豹子出沒，老虎迎著槍彈上
咬斷獵人七三不嚙三個手指頭

山村姓程，在遠程的縣城：
芳名遠揚
母親從山裡嫁出來
我的童年竄回母親的娘家
五十年了，再也未回縣城

2019年寄自安徽

■白水河

至於我

哈 至於我嗎？
我早已看穿了幸福

幸福像一陣輕風
疼痛是手指兜過風
我的痛深到了骨子裡
我的手說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我的日子就是捕風
或是捕沙。隨你怎麼說吧

我總有一些莫名的憂傷
是與生俱來的。與別人無關
有一些殘缺 一些嚮往
我把世俗和遠方
捏在一起。把很多個我
揉成一個 放進陽光

而關於愛 關於青春
還有什麼要說的呢
因為本來也不多 又都消耗在了
來時的路上
因為太遠 遠得只剩下一些片段
在日頭下閃著錯位的光
而前方啊 更多失卻和悲涼

但是有什麼關係呢？
我畢竟有一個終點
而且我必定到達那裡。某一天
那時候 我回頭望
就是幸福
因為當跑的路已跑盡了

十二月

雪是天空撕碎的詩稿
十二月的風吹拂 似火焰

■夏子

五月·出纏

五月
我懷著時間的文本
看森森萬物任憑古老催眠

我寫下自由的名字
不在地上，而在
三界火宅熊熊升騰的天上

母親老成一個孩子
她在舊日子裡手栽的憂鬱
竟開出滿園怡然的新花

你該信靠她
我的如來寶藏如是說
信靠她柔軟而厚重的心地

因我根植於她
每在近乎絕望的泥淖裡
會出纏一朵紅蓮

又一年被時間的手指
翻篇 封存

那寫不出的嘆息
熄滅又復燃
最美好難道已過去
是否幸福只塑封在相片裡

你說冬天到了
春天還會遠嗎
而我已放棄了聯想和修辭
我愛這十二月連同她的痛
如同愛每個月
每個瑣碎煩惱的日子

■殷剛

刺眼的光和夜一樣黑

巨大的光芒
製造出令人失明的黑
洗白隱匿的夜

觸覺
與章魚無異的手
蒸發，從不猶豫

灼痛靠近的懷抱
毫不遲疑
那刺眼的光和夜一樣的黑

1998年於上海

沉默如初

雲朵倒映在水中
只有清晨才能顯現
那時，人群最為安靜
而神又怎能不知道
站在水中的樹常在沉默中死去
悲喜無常流淌成河

2018年12月31日上海

大國工匠

死者都是偉大的
這是生者所能給予的最高褒獎

繁星狡黠的眨眼
陰陽交替毫無破綻

白與晝的自然轉換
試圖不朽

這是古老民族最光榮的傳承
技藝，日臻嫺熟

2019年2月8日於紐約長島

■夏露

礁石心語

太平洋啊
如果你決心撤回
海風、海浪
我是無怨的
正好我可以像近處的山
遠處的平原或谷底
長滿樹 長滿草
更多的飛鳥會親近我
它們將為我唱動聽的歌
告訴我
人間有千萬種愛
每一種都有
自己的遼闊

2018/11/17Polo Verdes 海岸有感

海 鷗

對不起
我再不可能像從前那樣
羨慕你、仰望你了
這是你的悲哀
也是我的悲哀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
你我都只是塵埃
不要再炫耀你的經歷了
你日日靠近大海
並不意味著你
最了解大海
最愛大海
如果你能聽懂人類的語言
你會知道世間
人人都有一片海
每一陣海風
每一撥海浪
都有你無法想像的力量

2018/12/1 洛杉磯

■依雯

迷失自己

時光老了
我們都慢慢變老
人生苦短
是對是錯也好？
是進是退也罷？
噩噩渾渾又過去了

暮然回首
情緒挑撥
原來是那麼傷感
我終於在時間裡
找到迷失的自己
我終於頓悟明白一切
一切都要放下
答應自己 好好愛自己

我終於在現實裡
找到自己理想和信念
那就是真我
成長付出的代價
走著走著
找回被遺失每個十年
2019/4/27 越南

洛杉磯的春節

你的陪伴勝過
炮竹
門神
紅對聯
滿桌的佳肴
醉人的美酒
令異鄉似故鄉
令我萬里未歸
不言愁

2019.2.4 夜洛杉磯

■岩子

彩色的夢，黑白的夢

我做了兩個夢
一個彩色的夢
一個黑白的夢

那個黑白的夢
很壓抑，很沉重
但我不記得內容了
而那個彩色的夢
清晰得好似剛剛散場的電影
我非但說得出細枝末梢
還能哼得出動聽的插曲

2019年寄自德國

■海倫

風中的獨白

模糊淚眼
不忍玫瑰花窗破裂
幾千個古典橡木燃燒
更不忍
神聖的塔尖折斷
巴黎聖母院的
一場大火
燃燒的紅光
毀壞八百年文明
讓塞納河的波濤嗚咽

雨果筆下
駝背的卡西莫多
你曾是教堂的守護者
這焦灼的巴黎之夜
你是否也祈禱
長跪在
哭泣的塞納河邊

2019年寄自賓夕法尼亞

■項美靜

黑夜之子

烏鴉的雙眸

冷峻的瞳孔像尖刀
扎入黑暗的底部
深處，散發腐朽的荒涼

光禿的枝椏上
烏鴉，委身於黑夜
像神父的黑斗篷
隱身於教堂

烏鴉的悲切

緊閉著嘴，不說話

別用異樣的眼光看我
商人的心比我的外套
還黑

烏鴉的怒吼

拒絕向黑暗投降
“呱”一聲
天
被撕開一道口子
空
赤裸著

死亡安詳地躺著

烏鴉的憂傷

卸下二隻
疲憊又沮喪的翅膀
枕著如水月光
烏鴉睡了

於是，荒野更加荒涼

■童童

花海

我們的生活經常荒誕不經
似乎我們總會淚水滿溢
卻始終無人懂：“失去的那
片花海。”

可是夜幕低垂——
那些沉重的巫術終會破解？
不，我是自由飛行的鳥雀
無懼意，於灰色煙囪上跳躍
某些記憶長留空中。
致使自我得到詮釋，
那片現在仍在別處，那麼孤
獨的。

2019年寄自荷蘭

烏鴉的懊惱

夜在天空蘊釀黑暗
如一滴落在筆洗的墨，暈開

在樹上打坐的烏鴉
睜一眼，閉一眼

悔恨當初舞文弄墨
一身白衫被染成黑褂

烏鴉的懺悔

嘰嘰喳喳的鳥叫
喚醒了太陽
張開眼
一滴露珠從睫毛滾落

唉
“黑暗來自天堂”
難道，我說錯了嗎

■饒蕃

永恆的月光

1.
撥開烏雲的翅膀
看，一輪皎潔的月亮
長裙曳地，蘆笛悠悠
蜿蜒在山路上

穿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舊時光
演奏東方和西方的交響

月亮還是那枚月亮
月光還是那片月光

2.
款款的月光落下來
不曖昧，也不虛無
一泓晶瑩剔透的白
是夢想溢出的波光

愛，潔白的愛，是月光的心曲
世上的一草一木，江河湖海都是她的柔腸
她愛城市、鄉村、天空和大地
她愛父母、兄妹、老人、孩子和故鄉
她敬仰高山峻嶺的豪邁
她體諒一棵小草的憂傷
她祈福
為每一個生靈——

3.
晴朗的夜晚
淡淡的月光，灑在我們的身上，臉上
一份溫馨，帶著祝福的暖
一份愛，帶著純潔，帶著真誠，帶著
博大的寬廣
恬靜的微笑，是似曾相識的夢
靜靜地陪伴在我們身旁

月亮是永恆的月亮
月光是永恆的月光

月亮，真美
在無人的曠野裡
分外清秀，端莊

2019年寄自紐約

■謝勳

登封漢代少室關 訪碑記

陳列館的
兩層玻璃門
是冰涼的
層層的森嚴裡面
鑲在石門
石塊上的
漢代庶民
散發著
生命的熱情

原地站了
兩千年的石門
擺著一副
歲月以外的
簡樸的表情

偶而的車塵
唱和著
館內癡癡的
訪碑者
急促的嘆息
恨不得把
那一室的久遠
牢牢印在心坎上

秦始皇兵馬俑

讓成千上萬的
士兵馬匹永遠
只擺一個姿勢
也是一種
長生
不老

將兵兵馬馬

■老哈

譯詩與靈感

譯 詩

誕生在家鄉與異域間的孩子
踏上永久流放的不歸路
穿梭在黑暗與光明的交接處
施展渾身數解
以異名顯示自身
使未知通曉
讓空穴來風
無數次掠過天堂的剎那
在這裡遺留下痕跡

靈 感

黑暗中的靜電火花
尷尬場合的俏皮話
靜靜水面上魚兒的一躍
情人的回頭一笑
悶熱空氣中清新的風
星際旅行穿越時空

埋藏在地底下
不讓陽光
曬出皺紋
也是一種
青春
不老

只是
秦始皇
一絲不苟的權力
容易僵硬
變老

■吳懷楚

春夜筆下冥想的夢

三十八個流星款楚歲月
斷續相連相扣
扛背著
萬鈞般重的不解思維毫素
寄寓冥想在一隅天涯

有信涼風
無邊花月
客途秋恨一腔情愁
禿友淒涼為我泛唱挑起笛
萬千惆悵

記得
自我也曾許諾過
把內心最理想的一個“夢”字
寫得完美十全
再予以展示築於高閣

一筆一畫練來
習了一個世紀跨越
素志未成
相對
催就了另一個五官不全殘缺的夢

不全殘缺的“夢”也罷
很想 很想
也將之高高築藏於深閣
無奈此際愧我
心仍是有而力是全無

2019年5月6日於一笑齋

■李國七

一條流淌河溪

一條流淌河溪，我看到的
就是父親當年臨走的流勢嗎？

河溪的流淌，代表生命血脈
在西北，代言枯竭泉眼或是地下水
在東南，潺潺流通串聯全水域
集結橄欖與番鴨的繁衍
當時春節煙花在窗外聚集
屋裡藉助春運返鄉的鄉親延續春節四大
潛規則的吹噓、打牌、喝酒與攀比
直接、放肆而任性
初次回歸的我
每一步都是陌生，每一處都是新奇
東南是不冷，草木常綠
老屋堅持的破落是城鄉化進程最後的依據
拆遷與翻新才算重生
一切屬於喧嘈與熱鬧
無論父親當年的出走與我今兒的回歸

返鄉

醒就醒在陌生的床上，這是回歸還是借道
外頭卻非想像中的村落或是聚落
城鄉化迅速刷過的土地
農田叢林早已讓步給新型建築
固有鄉村不是鄉村，鄉愁唯獨託付
零散的雨
鄉音面前我是流落異地的陌生人
窗外或是屋裡的臉龐
憑藉血緣與姓氏脈絡
我正梳理一條完整的遷徙路線
先是太爺、爺爺、父親他們的，延
續到我了
窗外是見不著南遷候鳥，屋簷底下
亦是沒有麻雀
唯獨沿街遊神的街巷
家家戶戶燃放鞭炮的吵嘈聲

在夢與醒的互換
試圖臨摹父老當年的生活場景
以虛擬模擬圓滿
以想象與碎片組織完整

表哥們

老屋那邊，表哥們繼續苦守
半倒塌老屋，牆外一銅牌代言非遺文化
被春節熱騰漆上一年一度喜慶
垂老臉龐與我奶奶灰髮色達至某種和諧
探訪的清晨，大家都是陌生人
與周遭往來人潮一樣陌生
我爸的離開，與我的回歸
在小河道流淌的角落
顯然渺小而不足為道
家族與血脈的傳承
到這兒做了某種和解或是妥協
抬頭時候，天空繼續安靜平鋪
夜間留駐的月光與白晝流浪的雲
就落在陌生鄉音的語調裡
迅速隱沒湮滅

山邊

或是不能稱之為山，不過是幾百米
高的坡頭
沿坡攀爬的是翻新房子
往下一點，一點農田、橄欖樹與竹叢
父親不曾講述的部份，我依賴堂表
兄弟補充填補
陌生語系帶來的失聰，我依靠反復
猜測與揣摩
一切都在意料之內與之外完成
我想像的村不是村，我臨摹的場景
差別忒大
時辰劃落的清晨與黃昏，我見到雲
層抬著雨絲過境
風吹過的時候，沿街開花的樹顫抖
著紅彤色的花
細碎的潺潺水聲，似近更疑是遠距離
這場景絕對不是夢
我是活生生地回歸，不過我爸已經不在

■林啟

槐樹

馬路邊
成行列
淡黃花
深綠葉
既遮日
又擋雨
夏風至
清香傳

2019年寄自多倫多

這次回歸忒遲，我仍舊一個人
藉助殘缺地圖，探索完整遷徙足跡

臨別

車票是買了，我就要啟程
這一刻，我被亂離深深突擊
離開，擅長培育並且陪伴我
一次次抵達與離開
南平或是南昌換乘，順見一些朋友
一路往北復往西往南
朋友的熱情淋濕，或是浸溺
這些年唯有朋友挽回我對人性的信
念與信任
一個人上路，我藉助陌生人的溫馨
多向當年我離開半島，向環境索取
一部分溫情
亦像當年登陸上海，一群從陌生到
熟知的朋友

臨別，我在火車站
等待的車站，我想象父親當年的心情
一路的寂寥與孤獨
一路冬天般冰涼
我來了，我完成了
我就不回頭看了

■余問耕

集句四行詩

——集洛夫《禪魔共舞》句

一

注視鏡中的白髮怔忡不語
我們如何分辨恐懼和存在？

所有的鮮花都挽救不了鏡中的蒼白
詩能抓住下墜的靈魂嗎？

二

卸去了皮膚毛髮
我捨命投入火中
請讓我在灰燼中小睡片刻

明天，明天的太陽照樣會從碑後升起

三

做夢與做愛哪一種更真實？
在這個染上嚴重憂鬱症的城市
請告訴我色不是空又是甚麼

我在船頭看月 月在水中看我

四

把昨夜被耗子啃剩的時間摺好
我的思想已乾澀成一撮頭皮屑

然後細數鏡子裡的魚尾紋
那惘然的追憶如煙升起

五

院子裏的落葉何事喧嘩
經卷無言，鐘磬無聲

夢裡的前朝往事和傷痛
鞏固我們即將淪為廢墟的靈魂

六

寂寞由幾種顏色構成？
就讓自己問號那樣虛懸著
把內部亙古的孤寂釋放
看到自己瘦成了一株青竹

■葉在飛

今晚夜靜人稀
我翻開一本神秘古籍
看至迷人一段
停了下來
此時
書頁上的文字騷動
竟各自易位
我看到了一道隱藏的天機
在我驚嘆一聲後
文字歸位
我喘氣
沉思了許久
終於點火
把書焚了
天將亮
我憐愛地看了看床上
正在熟睡的自己

記

異

七

夢，一個個從鏡子裡逃了出來
我卑微如一粉末之存在
此生一路驚疑四伏
請把鏡子裡的苦笑還給我

八

雪落無聲
我在萬物寂滅中找到了我
似乎響自隔世的心跳
蹣跚於你那暖暖的燈火深處

九

死與達達都是不容爭辯的
落葉則習慣在火中沉思
你是傳說中的那半截蠟燭
不聞哭聲的淚

十

身為過客的那種悽惶
實際上是一種非抒情的存在
及至渡頭的落日
向一個聽不到回響的未來墜落

■施漢威

塵 囂

跌坐
欲將自己坐成一道
禪

繁瑣俗事
波湧而來
將他擊成
塵囂中的
一枚
泡沫

29.4.2019

路

擺在眼前
縱使殘了雙足
也得向前走

無論崎嶇荊棘
抑或通暢康莊
俱是故事中起落的章節

路的起端總有個夢
夢偏離日遠
沉緩的脚步已無從追蹤

悲歡的煙雲隨風散盡
回首凝望
生命的道路原來只剎那間，並
不遙長

29.4.2019

■彥一狐

過赤壁

——與詩人張堃先生由長沙去武漢途中

從湘江到楚地
幾乎沒有其它車輛
世界如此荒涼
我們只好一點一點
吃掉三國
過赤壁時
客棧裡，一片狼籍
那些狼吞虎咽之人
多為荊州降兵
我推開窗
看到一地無根的樹
在夕陽下瘋長

細雨中
馳騁了一只浮萍
聽命於人造衛星
傳達指令
我們不需要啟明的星
以飛速的度
絕地而向
有幾次，我甚至想停下來
傾聽，一群巨大的蝗蟲
咀嚼白骨聲
而您，滿頭華髮
似乎延伸了一種
遠古的疼痛

彈笑間
皆是過眼煙塵
惟蘇軾懷古
相顧無言
一隻鳥從頭頂上飛過
我卻不敢掉轉方向
讓靈魂在前
道路兩邊的莊稼

像是一群被砍伐的將士
一地凶器
我手心裡攥著美好的黑暗
急切地思念
三千年前
一位落魄的詩人

您曾經問我
抽煙嗎？我說：不抽
但下半句您還沒有聽完
就為我蓋棺
說：抽煙有害健康
我並不以為然
那是資本主義生活方式
與我何干
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國度
我不抽煙
煙也會一直抽我

寫一首詩
總有一些詞不達意
讓我們愧為
甲骨文後裔
很多時候
詩只是一種經營理念
鄉愁對您來講
不只是浪漫
您攜一身資本的甜蜜素
一輪彎月的虧欠
為詩埋單

我，孤立崖邊
您涉水而來
皆為打撈詞語漂流的碎片
叫您先生
源自一個民族遠去的背影
惜百年蒼狗
疾重難可
超然，立鏡風中
我曾經站在一片瓦礫之上

離別 Separation

W.S.默溫 作

鄭建青 譯

你的離去如穿針線一般
穿透我。
我一舉一動皆縫著它的顏色。

美國桂冠詩人 W.S. 默溫在三月 15 日逝世於夏威夷毛伊島家中，享年 91 歲。也是在三月，在默溫去世前，我以他的一首言簡意賅的小詩〈離別〉給學生講解了詩須形象思維的重要性。今把默溫的〈離別〉譯給《新大陸》，以表軫懷。默溫巧妙地運用形象思維把抽象的離別具象為穿針線。這別離之痛如針線穿過身體，且把言說者的生活一針一線地縫著。意象的“少少許”折射一種清音有餘的藝術感染力，留給讀者無限的想象空間去品味。

向先我而生的樹
一一鞠躬

再往前行
就是 6000 年前的新石器時代
我彷彿看見
一個憔悴的身影——
端坐古琴台
餘音裊過了多少盛衰
敢問，這一條路到底有多遠
從汨羅到楚國
你不遠萬里
我窮盡一生
亂鴉叢中，恰故人小敘
滿目秋風
銷魂，皆在關中

2016-10-23

■ 萊納·瑪利亞·里爾克

囚 豹 *Der Panther*於巴黎植物園 *Im Jardin des Plantes, Paris*

它的目光被那沒完沒了的欄杆
累得疲倦不堪，什麼也不再收受，
彷彿它們多得成千上萬，
成千上萬之後一片烏有。

它踩著柔而剛勁的步履
於逼仄的圈中游弋，
宛若力量環圓心而舞，
縈繞著麻木的大志。

偶或，瞳孔的帷簾悄然開啟——
遂有一幅圖像跟進，
穿過四肢緊張的靜寂——
消逝於內心。

譯者說詩：

〈囚豹〉被認為是里爾克最著名的一首詠物詩，全詩共三節，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由肢體語言到內心世界，將一隻逆來順受，走投無路，壯志未酬心不死的籠中之豹，自生理層面至精神層面的痛苦無奈與沉重接受，惟妙惟肖地刻畫於紙上。

第一節，詩人從眼神入手，“疲倦不堪”，“什麼也不再收受”，寥寥數筆便把這隻原本屬於大草原、大森林，而現在卻不得不在鐵籠裡打轉轉的獵豹，那種心灰意冷到絕望之至的境態栩栩如生地勾勒了出來。Stäbe（欄杆）一詞，以複數的形式在該小節內被反復出現了3次，加之單調嚴整的五步抑揚格，以及貫穿始終，幾乎看不出變化的交叉型韻腳，讓那一行行猶似一道道欄杆的詩句顯得格外的拖曳和漫長，那鐵欄外面的世界格外的虛無和遙不可及。令人尤為灰心喪氣的是，它自知無法擺脫。

第二節，詩人的筆觸由眼神移向步容，失去了自由的豹，只能在逼仄的空間裡沒完沒了地兜圈子。但，雖說是階下囚，昔日的雄風依在，渾身上下依然一股掩飾不住的霸氣：“踩著柔而剛勁的步履，宛若

力量環圓心而舞”，“縈繞著麻木的大志”。在此，詩人獨具匠心，將這隻豹環繞而行的“圈”（Kreise）和“圓心”（Mitte）妥妥地安排在詩之正中，見第2節的第2句和第3句，亦即全詩的第6句和第7句中的黑體字，構成了一個既有定點，亦有運動的語言圈，與囚豹同步相應成輝。

第三節，詩人又將我們的視線拉回到豹的眼睛，這一次是近距離特寫：“偶或，瞳孔的帷簾悄然開啟”：儘管看不見一線自由的希望，但它還是止不住夢想，止不住狩獵的衝動，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呀！“遂有一幅圖像跟進”——一幅怎樣的圖像呢？一隻鳥？一條狗？抑或其他？本能告訴它，去奔跑，去爬樹，去捕獵，但是……，不可動搖的現實又使得它不得不將自己的慾望消滅於心中。

最後，還有一處不能不提及的妙筆是，該詩以代詞‘sein’（它的）開頭，以動詞‘sein’（存在）而結束，首尾銜接，量身製定了一個有形的語言的“牢籠”。讚嘆不已，里爾克過人的天賦與卓絕的設計，只可惜，在翻譯中難以顧及，不得不丟失。

■ 保羅·策蘭 *Paul Celan*

你盡可放心地

Du darfst mich gestrost

你盡可放心地
以雪來款待我：
每當我肩並著肩
與桑樹一道穿越夏天時
它最小的幼葉每每都
大叫大喊

譯者說詩：

你盡可放心地
以雪來款待我：

詩人在跟誰講話呀？像是對一個向他發出邀請的邀請者。去哪裡呢？鑒於“款待”（bewirten）一詞，詩人所接

受的似乎是一個宴請。可為什麼“以雪來款待”呢？“雪”在此意味著什麼？

雪，作為一個自然意象在策蘭的詩中可謂屢見不鮮，譬如〈用一把變換的鑰匙〉，再譬如〈回家〉或〈寒冬〉。它們在策蘭的筆下不是沉默隱忍地飛舞，就是痛徹心扉的寒冷，無不關乎生離死別的艱難過往。此外，雪，唯冬天方有，而冬天，又意味著生命之旅的終點：雪即死亡？

接下來詩人又寫道：

每當我肩並著肩
與桑樹一道穿越夏天時

由下半句中以過去式形態出現的動詞“穿越”（schritt）我們得知，此處的“我”與“桑樹”一起穿越“夏天”是已經的行為。那麼，詩人何以偏偏選擇了夏天和桑樹？這兩個意象又象徵著什麼？忘記在哪裡讀見過，說是策蘭知識淵博，講起植物學來也是頭頭是道，如數家珍。那位朋友或熟人回憶說，策蘭曾經跟他聊起過桑樹，說桑樹是一種不僅在春天，也在夏季萌芽抽枝的植物。由此而來，桑樹是否在此暗喻著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進而生理的，心理的，物質的，精神的種種人之慾望？生、生、生，長、長、長，殊不知等候在前頭的是秋——凋敝，繼而是冬——衰滅！

它最小的幼葉每每都
大叫大喊

最後2行，不知怎的，讓筆者聯想到每每路過幼兒園或小學時，由校園裡綻放開來的沒心沒肺的歡叫，不曉得詩人的靈感是否由此而來？總而言之，小小桑葉在叫喊，何以叫喊？是歡叫還是哭叫抑或其他？詩人未做交待，他把想像的空間一個又一個地留給了讀者自己。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詩人看見了未來——他的或人人的——不可回避的歸宿。且同時流露出一種近似於賓至如歸的歡喜和坦然。然而，他非但沒有任何懼怕和恐慌，反倒流露出一種賓至如歸的歡喜和坦然：盡管放心好了，我已做好了死亡抑或抵達彼岸的一切準備。策蘭後期詩中會大量出現地質學、礦物學、天文學、植物學、解剖學、昆蟲學的冷僻語言。

比現代更現代，比寫實更寫實

——試談非馬詩藝術追求與思想內涵 ◎何與懷

(續上期)

三、民族苦難的根源何在？非馬的探問

黃河與中華民族緊密相聯繫。這條古老的大河承載著華夏歷史，也見證著中國人的苦難，甚至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血淚和苦難匯聚的河。我注意到，非馬作了兩首〈黃河〉。

前一首溯“源”，作於1983年4月5日，最早於當年7月22日發表在台北的《聯合副刊》：

溯
扶泥沙而來的
滾滾濁流
你會找到
地理書上說
青海巴顏喀喇山

但根據歷史書上
血跡斑斑的記載
這千年難得一清的河
其實源自
億萬個
苦難泛濫
人類深沉的
眼穴

此詩兩節，第一節運用極為寫實的手法描繪了黃河挾泥沙滾滾而來的氣魄，但在第二節詩結尾處卻用超現實的幻覺手法，把黃河的源頭寫成億萬個人類苦難泛濫的眼穴。地理書上的“源”和歷史書上的“源”，兩相比較，得出詩人的獨特發現——發現被俗常目光埋葬了的詩意。這樣，如論者指出，就跳出了“實象”的河，不落於一般寫黃河的舊窠臼，甚至包括習慣的“母親”意象，而進入了“靈”的層次：人類苦難歷史之“河”，出“虛”，肉眼不可見。原來，“苦難”之“源”，如“眼穴”意象所喻示，是“人爲”的，是歷史上各種腐朽罪惡的專制制度造成的。

後一首析“流”，反而是先作的，1975年1月12日寫成，最早發表在《笠》詩刊第70期：

把
一個苦難
兩個苦難
百十個苦難
億萬個苦難
一古腦兒傾入
這古老的河

讓它渾濁
讓它泛濫
讓它在午夜與黎明間
遼闊的枕面版圖上
改道又改道
改道又改道

詩人不直接寫從黃河中看到了苦難，而是“把”苦難“傾入”，突出了苦難的積壓，突出表明了這條河自古以來就是一條承受苦難的河。“苦難”的量化實際上是對中國人數的量化。從“一個苦難”到“億萬個苦難”逐漸遞增，表現了從個人到民族，從時代到歷史苦難的普遍和久遠。“苦難”的反復重疊幾乎就像一座在成長的大山壓過來，最後發展成一個種族的記憶，讓全世界的華人都會聯想起母親河的災難，災難的場面與情緒：戰爭烽火、黃水患難、流離失所、無窮哀怨……等等。

第二節則突出剖析“苦難”之“流”。這裡用了三次“讓”這個詞，就像上節“把”苦難“傾入”一樣獲得同樣的效果。詩末“改道又改道／改道又改道”的意象迭加最爲使人震撼。這不僅僅在於抒發情感，而是要喚起讀者強烈關注問題的嚴重性。自以爲是的人類把追求表面的發展看爲第一要務，一直在糟蹋黃河一直在糟蹋自己的居住環境。這個迭加的意象，緊扣歷史和現實。對“苦難”實行“改道”的苦難，只是使“苦難”一再加碼，而“改道”卻不改其

“轍”，只是重複歷史的回頭路。真是令人深思！

兩首〈黃河〉，是大氣深沉內涵豐富的詩章，具有雄性的美學特徵，具有厚重的時代感和歷史感。非馬在1982年還寫了一首題爲〈龍〉的詩，外表看來和〈黃河〉很不同，但我發現其思想內涵是共通的：

沒有人見過
真的龍顏
即使
怨卿無罪
抬起頭來

但在高聳的屋脊
人們塑造龍的形象
繪聲繪影
連幾根鬚鬚
都不放過

非馬這首〈龍〉，是一首小詩，僅有十行共四十九個漢字，但它顯示了非馬詩作強烈的社會性，而且別具一格，甚具深意。如論者所言，詩一開頭，詩人便以突兀峭拔的否定語式將龍這一千古神物推上了曝光台，這種開門見山式的表達，如一把利劍，一下子戳穿了東方文化尤其是華夏文化的神秘面孔。的確，只活在古老的傳說之中的“龍”，有誰見過它的真容呢？即使是“怨卿無罪”的所謂真龍天子，也只是古代和現代的迷信而已。然而，構成強烈的反諷的是，人們卻偏偏四處塑造龍的“光輝”而且具有威嚇性的形象，連“幾根鬚鬚都不放過”，就像世人創造“神”然後對其頂禮膜拜，中國人也創造“龍”以作爲頂禮膜拜的神物。這不就是意識形態上的異化嗎？今天“龍”已成爲中華民族的尊貴的圖騰。雖然“龍”在中華民族的傳統心理積澱中具有多重象徵意義，但誰能否認，“龍”最重要是象徵權力、專制、絕對命令——龍是天上的權威，自命的真理，高高在上。如果說古老的華夏歷史最初有一個自由的狼羊對立而又共處的時代，那麼，後來就進入了龍愚弄、統治、奴役羊的大一統時代。非馬這首詩，如一聲洪亮的警鐘，將

人們從以“龍”為內核的那種負面傳統文化所衍生的虛妄與自傲中震醒過來，讓人彷彿覺得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都在震顛。詩人在這裡賦予詩的意象以民主與科學的哲理思考的內涵，對迷信和愚昧予以鞭撻，毫無疑問具有值得稱讚的時代精神和當代意義。

一般共識是，權力異化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大的毒瘤，而且其毒素已經滲透到整個社會肌體的基層細胞和神經末梢了。像“權力私有化”、“權力商品化”、“權力特殊化”、“權力家長化”，這些並不是單個出現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進、相互影響。以國家機器作後盾的權力異化和泛濫，後果令人震悚。貧富懸殊，貪污腐敗，言論鉗制，定於一尊，成了今天中國令人觸目驚心的社會現象，使整個社會呈現畸形發展。因此，有人提出，要根治腐敗，就必須認真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公共權力的異化，尤其是要解決“一把手”的權力異化。當然，這首先就要像非馬在〈龍〉一詩中所要警示的——要克服“龍”崇拜這種思想領域的異化。

許多人也許不知道，近年來，非馬雖然年事漸高，但仍然思維清晰，心明眼亮，對世事洞察秋毫，保持高度的批判力。2016年底，我在電郵中對他說，這一年對美國人來說可能是最不尋常的一年，明年大家會有些東西看了。這一年又是中國文革五十週年。我傳給他我主編的文集《文革五十年祭》。我為此書寫了一個“代序”，長達三萬字。非馬說這是他讀過的最長的序了，作為讀後感，他附上他最近寫過的有關毛澤東的幾首短詩，謙虛地說，“比較起來顯得蒼白無力”，“博您一笑，或一哭”。我說，短有短的好，你精煉的短詩，一針見血，讀後難忘。這首題為“獨家風景”：

把所有的
陵墓古跡文物文化
道德信仰人倫人性
統統搗毀之後
他終於心安

體更安
大喇喇躺在天安門廣場上
獨佔風光

這首題為“毛澤東紀念堂”：

寄存了所有的身外物
以及喧嘩
便紛紛攀附
長龍的尾巴
等著瞻仰
死神的真面目

我不得不佩服
化裝的巧妙
在每張漠漠的臉上
竟看不出
絲毫的驚訝
（或會心的微笑）
對著大門口
冷冷站立的
一對牌示

“請勿吐痰”

這首題為“微雨中登天安門”：

從這樣的高度看下去
原來你們是如此的渺小
螻蛄都不如

要不是天空陰沉著臉
還有那些便衣警衛耿耿虎視
說不定我也會高舉雙臂
豪情萬丈地大聲宣佈

今天
我——
站起來了

一首詩的價值最終是要從它達到的精神高度和豐富的內涵來體現，否則，語言再新技巧再高也沒有力量。非馬不僅繼承中國知識分子的以民族憂患意識為核心的愛國主義精神，也繼承西方文化中的批判精神傳統。他以思想家的睿智和詩人的敏銳橫空出世，在思維方式和審美取向方面可謂獨領風騷，其思想價值藝術價值肯定不是時間可以抹去的。

四、弘揚普世價值 承傳終極關懷

行文至此，意猶未盡，我覺得我還可以再說說。

1978年，非馬從美返台，在一次談及“理想中的好詩”時，明確指出：“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和愛心，是我理想中好詩的首要條件……對一首詩我們首先要問，它的歷史地位如何？它替人類文化傳統增添了什麼？其次，它想表達的是健康積極的感情呢？還是個人情緒的宣洩？對象是大多數人呢？還是少數的幾個‘貴族’？”（莫渝，〈詩人非馬訪問記〉，《台灣日報》副刊，1978年9月1日；《笠》詩刊第89期，1979年2月15日）

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詩人，非馬通過自己的作品建立了一個值得稱頌的藝術世界，這是一個富於正義、充滿人性的世界。

讓我們讀讀他寫“給瀕死的索馬利亞小孩”的〈生與死之歌〉：

在斷氣之前
他只希望
能最後一次
吹脹
垂在他母親胸前
那兩個乾癟的
氣球
讓它們飛上
五彩繽紛的天空

慶祝他的生日
慶祝他的死日

這首寫於1992年8月15日、同年首先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10月號和台北10月27日《人間副刊》的詩，是一篇催人淚下的作品。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飢荒中的非洲兒童，那種眼大無神，形銷骨立的畫面，使人觸目驚心，不忍卒睹。非馬的這首詩，正是以這些活生生的現實為主題。這個索馬里小孩臨死前，渴望母親的乳房能脹滿奶水，甚至飽滿得像要騰空高飛的氣球。把乳房比作氣球，真是奇思妙語，卻符合小孩天真的幻想，表現了他對果腹，對生存

的強烈渴望。詩最後用“生日”和“死日”對襯，從而把悲劇氣氛推向高潮，成為撼動讀者情感的巨大的衝擊波。詩人寫出一個天真卻是瀕死的小生命，那麼渴望美好卻又那麼幼小、孱弱，那麼短暫的生命，充分顯示了對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非洲兒童的深切同情，深刻地實踐了自己對詩的“社會性”的承諾。

由於地理條件的惡劣，再加上人為的因素，特別是統治者貪婪腐敗又治國無能的因素，非洲一些國家的人民長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戰亂頻仍，飢饉連年，哀鴻遍野，滿目瘡痍。人們說，非洲是“被上帝遺忘”的地方，那麼，像是美國，這個“上帝給以青睞”的地方，就沒有悲傷嗎？居住在這個國家的非馬，以他的詩明確告訴我們，悲劇到處都會發生。

這是他寫於1985年的〈越戰紀念碑〉：

一截大理石牆
二十六個字母
便把這麼多年青的名字
嵌入歷史

萬人塚中
一個蹣跚獨行的老嫗
終於找到了
她的愛子
此刻她正緊閉雙眼
用顫悠悠的手指
沿著他冰冷的額頭
找那致命的傷口

這是一個具體的場景：一位老婦在碑石上尋覓無可尋覓的愛子，她把冰冷的大理石幻覺成愛子的“冰冷的額頭”，而且硬不死心地要找出“那致命的傷口”。這種哀傷臻於極頂時的痴心妄想雖然無言可是卻發散出強大的控訴力量！正如論者說，這首詩所突現的心態情感極富現代人的時代特徵，又由這時代特徵而在歷史進行中獲得了時空縱深感，具有穿越時空的魅力。這首具有“現代感”與“歷史感”雙重性質的詩章，統領大時代的風雨硝煙，統領人類歷史發展的縮影，統領無數親情的悲歌。

如果說，非馬對母國文化的無限依戀

凝成他創作心理上的民族情結，那麼這種對全人類的關切熱愛意識便是他的“人類情結”。他的詩中，常常出現意蘊的層層遞散與深化，由一己、一家而推及全民族以至全人類，這不但是民族情結的漾散、擴張，而且是它的昇華與入化。

對於人類，為禍之烈，莫過於戰爭了。詩人對於人間這個散佈仇恨、自相殘殺的魔鬼深惡痛絕。〈越戰紀念碑〉是對於“人類文明一種自身反省”的卓越貢獻。它給人以強烈的震撼，讓人們充分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它像警鐘一樣將告誡懸掛在人類的頭頂之上：遠離戰爭，不要以任何藉口去觸摸戰爭。

關於那場戰爭的起因，紀念碑這樣告訴後人：“中國已經成為共產主義國家，不能再讓越南成為共產主義國家。”可是，後來，又發生了另一場越南戰爭，卻在早先的“同志加兄弟”——中國和越南這兩個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發生。歷史的詭譎，真需要人們反復思考。

然而，縱然經歷過這麼多的悲劇，世人未必都清醒。

非馬以〈電視〉熒光幕隱喻人類奇詭並可悲可嘆的記憶——即使對最受詛咒的戰爭：

一個手指頭
輕輕便能關掉的世界
卻關不掉

逐漸暗淡的熒光幕上
一粒仇恨的火種
驟然引發
熊熊的戰火
燃過中東
燃過越南
燃過每一張
焦灼的臉

熒光幕上一粒小小的熒光，會逐漸展現世界，而一粒“仇恨”的火種，也會“驟然引發熊熊的戰火”。戰火會燃至世界任何一個地域，這些會不斷地改變，但只有一種是不受膚色、種族、國籍的限制而改變的，那就是“每一張”受難

的焦灼的臉。這是“關不掉”的真相。但是有些人就是想關掉，像關掉電視機一樣，動用一個手指頭，輕輕便把“世界”關掉。事實就這麼殘酷。人類就這麼愚蠢。〈電視〉這首詩的諷喻，表達了詩人對人類社會的關切和批判。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倡導“終極關懷”。終極關懷是對人存在的根本關懷，同時也體現了對人的現實關懷。它與自由、民主、博愛、科學等當今普世價值是相通的，都是超越一切民族、語言、膚色的差異，超越一切宗教、信仰、思想、文化和社會體制的差異，超越一切時代和地區的差異。我們從非馬的詩章中，也分明看到中華文化的終極關懷的承傳與當今普世價值的弘揚。

（本文各章節曾於2008年3月各自單獨在《澳華新文苑》發表，現稿修改於2018年9月11日，“911”，一個當今世界不能忘卻的日子。）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那一年和白靈

在中山堂說相聲

◎向明

我們的詩嚴肅有餘，趣味不足是歷來的一件憾事，而尤其在作所謂“詩朗誦”時，大家不但怕那種“神聖的吶喊”和“雞貓子吼叫”，更怕那種令寒毛立正的鬼哭神嚎。有次台北詩歌節閉幕朗誦，當點名叫陣我和白靈必須上台朗誦，首先我便有感而發的寫下這齣叫〈大與小〉的相聲段子，然後立即 Email 給白靈徵詢他的意見，同時問他願不願意為我“捧哏”，我倆合作演出。白靈是個點子特多的天才詩人，從前搞過“詩的聲光”轟動一時，也曾寫過相聲段子，所以經驗尚稱豐富，立即認為此計甚妙，為了讓人“小吃一驚”，我們約定先不透露我們的“陰謀”，節目表上不印有此節目，連司儀也不事先告訴，讓這場戲以“突發事件”的方式發生，然後按腳本講下去。這個方法果然湊效，一開始即讓人錯愕，因為當司儀報幕說請我上台朗誦時，我剛一踏上舞台，白靈便從旁衝上阻止我，並且指“這麼個口齒不清的老頭上台，他又不是大詩人”，節目便從我的反駁中演了下去。相聲請究“學說逗唱”，要做到台上作古正經，台下笑翻了一船人。我從來沒寫過相聲段子，也從未上台說過相聲，但從年輕開始就喜愛這種天橋的把式。這次演出我們只 Rehearse 兩次，所以難免會吃螺絲，但由於有點笨拙的樣子，反而讓人笑翻了天，以為是故意安排的。〈大與小〉相聲段子刊於《台灣詩學》學刊六號。這麼不入流的胡說八道刊在那麼嚴肅正派的學刊裡，想必也是為了輕鬆一下吧！只是現在要找那本《台灣詩學》學刊六號，恐怕得去找文訊資料中心了。下面附上其中的一段，供你一笑：

幕啓時，出場人甲、乙是以爭吵的方式出現。當司儀報告請甲詩人出場時，乙詩人即站起來很不服氣的跳上舞台說：慢着，慢着，他那麼老，說話口齒都不清，要他先朗誦。他又不是大詩人！

甲：大詩人？大詩人都到開幕典禮接受歡呼去了。您別不服氣，我也大呀！我年紀大，我的攝護腺肥大，心臟擴大，一個頭兩個大。

乙：別那麼酸溜溜的，反正你們這些老傢伙，怎麼也大不起來了。

甲：誰說的，我是大詩人的備取，只差一票就是大詩人。

乙：只差一票？誰敢不投你那一票。

甲：我自己。

乙：你自己？那你那一票投給了誰？

甲：我投給了“大長今”。

乙：大長今？你有沒有搞錯，“大長今”是部紅透半邊天的韓劇吧？

甲：這你就知道了，寫“大長今”劇本的人，年輕時也寫過詩。後來因為詩沒有人看，詩刊、詩集是票房毒藥，他趁早改行寫劇本，不想一砲而紅。現在不但風迷台灣，在大陸，東南亞也紅得發紫。

甲：那你選了誰？

乙：林耀德。

甲：林耀德？他不是死了好久了嗎？

乙：就是因為他死了，活着我还不投給他。你不知道嗎？古人有言“死者為大”呀！

詩心無駐

——邱辛曄《深洞》靈動的詩緒

◎洪君植

邱辛曄的詩給我們帶來的是靈動的詩緒。在“深洞”收錄的詩裡我們充分感受到詩人以好奇的眼光感受繽紛世界的畫面。

寫詩，有些人寫的沉重，有些人寫的深沉，有些人寫的辛辣，有些人寫的唯美，更有些人寫的抒情。而大部分好的詩共同而又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在場”感。而邱辛曄詩，在“在場”的同時卻不受其“場”的局限，思緒飄逸放曠，無駐於一場已經，隨手攫取便既是詩，行雲流水般的豪取現場的靈感。

隨意攫取的詩意

邱辛曄《黑洞》所收錄詩的最大特點就是詩意的隨意攫取。

在自家車時代，偶爾成為乘客，也是很愜意的事情。而這種愜意，在邱辛曄眼裡也是一首很情趣的詩。

在車窗外背道而馳的風景拉得很長，還有連綿不絕的雲彩和整整一分鐘經過的目的的石碑都成為了“……我熟悉的／陌生風景”。因為角色從司機轉換成乘客，風景也變得不一樣，雖然地點和景物沒有什麼兩樣，熟悉的環境卻變成了“陌生”的風景。不僅人的角色變了，周邊景物和環境的角色也變了（以上〈乘客的風景〉）。

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過程中，邱辛曄卻攫取到了詩的意象，把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語彙變成了詩語。

〈鳥聲〉裡更是如此。

開春的時候

那隻可愛的紅腹鳥

在我的窗口焦急地鳴唱

我和著那美聲

不在意地吹起了

中國民歌的口哨

入夏以來

它在大樹上做了窩

一草一木朝著我的窗戶

整夜的呼叫
提醒我有的美聲
比音樂更重要

春暖花開，自然有鳥的鳴叫，更有很多鳥兒在樹上，屋檐上搭窩。但在邱辛曄的眼裡，耳朵裡，它就是那麼的新穎，那麼的美妙，那麼的讓他情不自禁的吹起了“中國民歌的口哨”。非常的自認，非常的愜意，非常的情不自禁。更是從而導引出“有的美聲／比音樂更重要”的詩核。

靈動飄逸的詩緒

邱辛曄的詩，靈動飄逸，絲毫不受約束。在邱辛曄是個世界裡沒有預設的框架，只有現場的靈感。

偶爾，與一個女人握手道別以後，邱辛曄毫無來由的覺得就算是男女握手，對方的手也不會“缺皮少肉”，由此猛然想到“莫非這就是／傳說中的／色即是空”（以上〈秀色可餐〉）。讓人很是共感，由此引起共鳴。

這種詩境比比皆是。〈有鳥〉也是如此。有一種鳥已經自由了，但是“豢養成了慣性／每一次展翅／煽出籠子的氣味／隱約可見／鐵網的形狀”。因為豢養成了習慣，因為習慣有了慣性，即便是已經自由了，這種“鳥”每一次要飛翔的時候都帶著“籠子的氣味”，帶著“鐵網的形狀”（以上〈有鳥〉）。詩人問“這是啥鳥”。當然是習慣於強制，習慣於陋習，習慣於封閉的“人”，不是嗎？

如此不局限於一景一物，不囿於傳統詩體裁的詩，在《深洞》裡比比皆是。

因為“妳穿著連衣裙／今晚的風／特別／好看”的“初夏的符號——清涼”，“今天帶著吉兒的奶奶／一起／去畢業典禮”的〈戒指〉，“她溫情地笑了／輕輕地撫摸日漸隆起的肚子”的“一個美麗的包”都是如此，非常靈動，不受拘束，隨意攫取現場的靈感，不是可以的追求某種效果，而就像將樹葉上，馬路邊，家庭裡已有的詩撿起來，寫到紙上或呈獻給讀者那種感覺。

感悟無駐的詩心

邱辛曄的詩，不是刻意追求靈感的詩，更像是居無定所，毫無目的的雲遊過程中不期而遇的頓悟。

哪裡有什麼亮光
不過是黑暗的反面

可是黑暗卻常籠罩
即使光明不復出現

——“光與暗”全文

我們不知道詩人說的是白天還是黑夜，亦或是白天和黑夜的對比，但就光與暗的對比確實再明顯不過。光與暗本就是一個事物的兩面而已，只不過是人們可過分可以的分辨，卻忽略了這兩者的互補性和共性。而人們的內心卻是“黑暗卻常籠罩／即使光明不復出現”。不像是靈感，更像是一種哲理的毫無來由的頓悟。

而“在法拉盛／滿是中文招牌的街道上／有一個老婦人／乞討一塊錢”好幾年，期間“小販的吆喝漲價了／她還是一塊錢”（以上〈法拉盛奏鳴曲——一塊錢〉）。何止是小販的吆喝漲價了，包括醫療費、稅負、學費、交通費哪個沒漲，只要是收錢的地方都漲價了，唯獨哪個“乞丐”沒漲價。由此不得不反思一下物質的貧窮與靈魂的貧窮，物質的乞丐於靈魂的乞丐到底要如何評價，如何品評。邱辛曄沒有說教，更沒有強迫，毫無誇張，毫無牽強，只不過描述了一下現場的事實。卻強烈的引起了對社會，意識形態問題的超強的反思。

標題詩〈深洞〉的情形也是如此。在長達三十多行的詩中，詩人從靈魂被巨大的空洞吸走，留在地上行走的魔鬼到沒有了靈魂的身子，飛翔的假面到自由和知識，

從魔鬼的帳篷到撒旦的聯歡，無拘無束的隨意揮灑，用混亂世界的極其可觀的描述卻引起了讀者的共鳴與沉思。

到目前為止，在很多受了佛教影響的美國詩人如：金斯堡、斯奈德、默溫、斯特里克、偉爾奇中，惠倫（Philip Whalen, 1923-2002）可說是最深受中國禪宗影響的一位。他機敏、詼諧，但最令一些美國人難受的，是他常作一種幽默求恕的恣態（Self-deprecatory）。不過，他是個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使者。他生於美西俄勒岡，與斯奈德是著名的里德學院（Reed College）的同學。這兩人皆與眾不同，可說都是 Nonconformists（不合時宜者）。

少時（參軍前）的惠倫喜閱林語堂的作品及孔子的《論語》，這養成了他的虔誠態度。退伍後，削髮披袈裟在舊金山自設佛堂為僧。那時，社會認為他是個 Freak 怪癖人物。其實他是個生態環保反戰政治擁護所內的主要人物。

惠倫把世界視為神聖喜劇，這個概念要等到 70 年代才獲得西方知識份子的讚賞，與比斯奈德的末代悲觀而機敏地超越 Transcending 更甚。

他的詩作常被認為是 Doodling（亂寫的東西）。他賣不出去的自費出版詩集有：《三篇諷刺詩》（1951）、《在熊頭上的詩選》（1969）、《獻給中國先祖的頌歌》（1958）、《成功就是失敗》（1966）。在 70 年代的作品則有：《陌生人的慈善》（1976）及兩本長篇小說，那時他也正式成了個和尚。

泡在浴缸中，直至我感到眩暈：

紫石壁花串穿過大河

白浪今晚變黃——

我慚愧地說你在美國經濟境況不妙
像舊車胎似地拘禁在河裡。

（只要月亮一直扭動

我知道我依然傾斟我的酒杯。）

我有意如此：月江夢花園酒

有意仿效這些聖人

李白、白居易、杜甫、蘇東坡

信不信由你。

——〈白河頌〉（1966），張子清譯

編輯筆記

人類的溝通——表達和接收能力均受限於身體構造，說不如聽，聽不如看，這都是物理學能夠證實的。一首詩不管由誰（包括作者）來朗誦給另一個人或一大群人聽，從表達到接收的過程中必然失真甚多，效果自不如白紙黑字讓讀者透過視覺進而觸動身體其他感覺更大。因此，主張現代詩之聲音、節奏、語感、口氣依然向歌，而稱詩為詩歌的，和認為詩不論以散文或韻文來寫，一定要分行，散文詩（指分段的）非詩的。前者觀念狹窄，不願進入思想深層、追求詩的高度，有如自甘廢掉八九成功力的搏擊手；後者則觀念錯誤、自相矛盾，散文詩若不是詩，用韻文寫的就一定是詩嗎？分了行的詩就不是用散文來寫的吗？答案顯然不是！

試舉散文詩名家秀陶今期發表在《新大陸》的〈鐘〉（頁12）為例，詩採敘述方式，一句扣著另一句，句句都是口語式的散文，說的是兩個在吵架的鐘。鐘而能吵架乃詩的意象，“時針和分針吵得文雅”、“秒針吵得日夜不安”既是想像又是事實，多麼細緻有趣，而又清楚明白，這些都是詩而非散文的。詩不長，讀者不妨在不作大的更改前提下，來作一個強行分行的試驗，可以預見不管從何處落手，分的結果一定是適得其反，拖泥帶水，失去一氣呵成的連貫性，將好好的一首詩，變得淡無絲毫詩味。

本期特輯“國際華文微詩群——同題詩：花開的聲音”由詩人熊國華代組。本刊並歡迎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特色的詩輯，有意組稿者請先電郵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免費瀏覽下載。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缺，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 nworldedit@hotmail.com 索取。

詩訊

2018年“星星年度詩歌獎”，於今年5月16日在四川成都文理學院頒出。詩人馬莉獲“年度詩人”獎。

首屆“中國·赤壁杯《詩收穫》詩歌獎”頒獎典禮今年5月18日在湖北赤壁舉行，《詩收穫》“年度詩歌獎”由詩人趙野摘得，詩人陳先發、胡弦、黃燦然、余怒、葉輝、臧棣、朱朱分別獲得“季度詩歌獎”。

詩人羅青倫敦畫展6月27日至7月3日在倫敦舉辦。

詩人桑克詩集《樸素的低音號》近日將由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分為湖畔的絆腳石、銀河系、留給外星人的信和從秋天來到夏天四輯，收錄詩人2016至2017年間創作、大多數都沒有發表過的一百多首詩。

詩人林莽主編的《中國新詩百年·現代優秀短詩100首》經由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de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九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保衛釣魚台，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